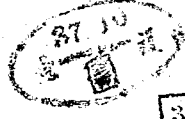


狂風叢書

02203



病

荷 鉞 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第8-2203號

也。後記一九六四年。白。

MG
246.7
136

第一叢書

第 種

病

尚 鈔

查
58.1.

南京	
國家圖書館	
登錄號	2414
架號	0565
書碼	#815.14 9083

1927.



3 1774 4823 4

病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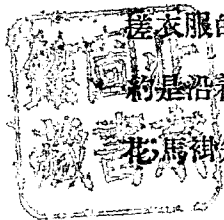
洗衣婦·····	1 — 9
被羨慕的人·····	10 — 18
一次旅行·····	19 — 33
誰知道·····	34 — 44
疑團·····	45 — 53
山中茶話·····	54 — 64
病·····	65 — 71
乳母·····	72 — 87
推磨的老徐·····	87 — 94
偉大的靈魂·····	95 — 104
臨死的夫妻·····	105 — 115
猶豫的哥哥·····	116 — 124
射月·····	125 — 135
命運所給與她的·····	136 — 187
生命的條痕·····	188 — 196
孤獨的拐子·····	197 — 203

病的正書



洗衣婦

這日正是秋日傍晚的時候，太陽斜依着西興王墩的樹梢，直射在大通橋的西面；金黃色的光線，反映到碧澄澄的水中，幾乎連水底滑動的小魚的鱗紋，都可以很清晰的看出。西興王墩的樹影，逐漸地長起，將淡碧色的迴水，掩映成深黑色的清潭。一個年約三十六七的婦人，仍在淺河滾，頭一低一低的，隨着雙手揉搓衣服的力量搖動。對岸上一個年約四旬的男人，大約是沿着河流散步而至此的吧！手中拿着一把蘆葦花，馬褂短，大衫長，土人一看就知道這是與這洗衣



婦有關係的富翁李某了。

他走 這婦人的對面岸上，將手向後背了，漸漸兒停住他閑散的慢步，用眼將這婦人釘住，雖然這兒也說不上審美。良久的時候，這婦人仍在那兒低頭工作，彷彿有一種奇怪的寓言，禁錮她的頭的揚起似的。

『陳大嫂，我的衣服你洗了沒有？』男人更向水濱進前一步，笑着向這婦人打招呼說。

洗衣婦這才停住手的揉搓，揚起她的笑臉說：『還沒有，明天用不耽誤。』

『好，』男人又將手中的那把蘆葦花示與她說：『昨夜你說沒有掃床的掃帚，這個怎樣？』

這句話彷彿關係於這河中的什麼祕密，洗衣婦急向四周警心地尋視了一遍，用着婦女顧忌一切的低氣責人的聲音，說：

『照服人家聽見了……』

『我知道……不要緊……我扔給你吧！』男人嘻嘻的笑着問。

『好，你帶回去。』洗衣婦叮嚀地答。

一個異樣感覺的先示，使他們的言語，彷彿忘了似的，都在碑澀中消滅了，剎那間過去，那個男人好像突然記起一種重要事件急待發表出來似的，陡然做着述說的姿勢，向她道：

『唉，我問你麼……』

『問我什麼？』她也和一般女人一樣，預知地拒絕人家發現自己隱私的佯笑抗問着。

『問你什麼，…… 昨夜你兒跟你兩個咕嚕些什麼？』男人吞吞吐吐地疑問着。

『沒有什麼，』她的笑眼突然沉靜下來，移下水中去。從這移動的中間，叫人會看出她心中充滿着難過與羞澀的情感『說些…… 家事……』這彷彿是一句不妥當的答話吧？她心中的恐懼，即時使她抬起頭來，乞求地佯作頑皮的笑向那男人道：『你問這囉？』

『不是，因為近來我聽見風言風語的說，你兒有些不高興我，所以我問你，假若……』他的審視地惑疑地的眼睛，也漸漸移下水中，口中的言語，同時也彷彿滑了下去似的停止了。但立時又好像在水中尋起了，揚

起頭顱說：『假若你兒要是不高興我，你可以先和我說一聲，免得……』

『不，你莫聽人家亂說，他得了你的好處，他能不知道！』她說話揚起的頭，立時又低了下去。在思索的空閒裏邊，她用手翻着那待洗的衣服，彷彿在那水濕的黑暗的摺疊裏邊，他能尋出她希望的安慰。

正在這個當口，從大通橋的北空下，匆匆地跑來一對年約十五六歲的男子，從他們的時髦的裝束上，就知道他們是極力愛講體面的少年。前邊的一個，一出橋蔭的黑暗處便喊道：

『娘……，』

但這聲音立刻彷彿又從他口中縮了回去，後音狠斬絕被喉嚨的什麼突起切斷。這正是那洗衣婦的兒子，來接她回家了，後面跟的那個少年，便是她的朋友。他操着他的留不住的步蹤，默然地引着他的朋友前進。很艱澀地他經過沙灘，奔到他母親的面前，而那對面水濱上立的男人，業已被一種生澀的空氣，擠壓得自己轉過索然的身影，向不知的什麼地方去了。

青黑色的深夜，戶外的夜風淅淅瀝瀝的響着些焦碎的樹葉之類，大約是清露剛下吧？空氣中使人覺出一種特殊的冷感的清涼。洗衣婦面對着她的愛子，委委婉婉的哭述着些往事的悲哀與現實的傷心。

『娘，不是我說你，你想，你到怎樣叫我在外邊混人呢？』她兒子靠近燈光，斜倚倚靠，隻手撐着頭顱，倍伴他母親的傷心淚，一滴一滴的從黑暗處，經過光明，向黑暗的冷濕的地上落去。

『你也不用說，我知道……我對不起你的死老子對不起你；可是你也要想想，你是怎樣上學的，你是怎樣穿的這一身整齊的衣服，光指望我與人家洗衣服掙的錢嗎？……可是我也沒有跟那些亂七八糟的人樣，今天這樣，明天那樣……你是我的兒，我還能瞞你嗎？……你不也看見得咧，況且他也不是十分不好的人……我將你熬大了，就是從前失足對不起你的死老子，將來見面時，也可以將功折過，』

『是的，我知道……你在屋裏不咧？你還在外邊……』

…叫人家說着已經夠不好看的咧！還叫人家瞧着…
…娘，試問你處在我這步地位，還有臉在外邊混人啦？
『他益發氣憤了。『將我熬大，你這樣的熬法，你越熬我
越不能出頭，我越不能見人。』將功折過。』加過啲？折
過！』

『我將你熬成了人，這不算我的功嗎？』

『算你的功，趕明日將我埋在糞堆裏邊閉死他，你
還自以為功啊？這到底是加過耶？還是折過？我真不懂
得！』

『那你以為我該怎麼辦呢？你又不能治人家一文
半米。』

『我曉得你該怎麼辦咧，你是我的娘，我又能怎樣
您呢？』

『今天不是他在那邊睇我，我才和他說話咧。是我
找他呀？麼是屋裏，麼是外邊，莫說咱還求人吃，求人
家喝呀，就是路人問咱兩句話，咱也不能說不理呀！…
…』

良久的寂靜，突然在他母子中間，生出無限廣厚

的隔膜；在選擇適當於唯一的思慮中，他們都被一種癡難的情緒，禁錮得只有亂想；就讓是眼前燈火的爆炸聲，深巷的犬吠聲，遠野的槍彈聲，毫不能將他們的思索整理在一種較單純的軌道上。彷彿在黑暗中，他們同樣看出一種維持生活的計劃，一個深嘆聲，引出他的太息；彷彿在同樣的黑暗中，他們看出各異的現象，一個呻吟使她低下頭顱，直等到寂靜中生出羞澀來，黑暗裏爆起難抑的憤火來，他們的身體彷彿不甘於長久的禁錮似的，在死滅中顫動了，他即時站起身，恨恨地長嘆一聲，口中詛咒着他自己的命運說：

『無論說的怎樣好，我這一輩子還有混人的可能嗎？』

他說罷，便用着敏捷的，欲逃出恐怖的脚步，直向黑暗的房中奔去。

她在這種孤零的不言語中，自己悔恨着當初沒有施行的攜子求乞的計劃，她自己悔恨着她當初的惡劣的環境，難抑的情慾，逼迫她，強迫她，拋棄那攜子求乞的計劃，她自己悔恨着她的丈夫不能如人長

命，將她脫累成社會上的罪人，祖宗的罪人，子孫的罪人，這是她自己的罪惡嗎？這是社會上的罪惡嗎？她現在成了人類的恥辱的代表物了，人類侮蔑的代表物了，人類罪惡的唯有物了，這種恥辱與侮蔑是人類加於她的呢？抑是她與人類的？然而這些都是她現在所不敢擬想的。她現在的所有：只想着她所犯的那人類可作而不可說的罪惡，痛心追悔的流涕着。

長夜到了清晨，她兒子從睡夢中醒了。晨曦已經送來那使人一見而精神怡爽的滿窗光明。他忽覺有些驚異了，他驚異他在平常所計劃的，每日清晨要絕早往學中去讀書的時刻，已經是將過去了。

『娘，你怎麼不睬我呢？』

可是這已經成了永無回聲的問話了。從一個空寂的冷驚中，他感到一種他今生所最痛切的奇禍的降臨。他翻身從床上爬起，跑出房門看時；昨夜的燈，仍然熒熒如豆的閃着無光的白色，而他母親，已被一條麻繩縊死在院中樹上了，他呆了，他哭了，等到四鄰聽着他懇切的聲音趕到時，他已經昏倒在地而成了一

個世界上最堪憐,最窮苦的孤獨兒了。

十五年元月二十五日夜

被羨慕的人

一間狹小的客屋中，煙霧幾乎瀰漫得連彼此的面目都不能認出，雖然屋上的亮瓦和床上的烟燈，都還在黃昏昏地發出牠們帶着十分暮色的光線。

正當一個人發表罷他的關於節婦的滑稽新聞，大家用着十分憐憫與憤恨的嘶啞的喉嚨笑罷時。一個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因爲一種神奇的力量，壓迫得厭世而放任的青年，突然從烟攤上坐起，爭着向大家說：

『我也有一個。』

臉水與臘燭，走進屋中，含羞地很親熱地向我瞥了一眼，將水盃擱在盆架上說：

『請向老爺洗臉，』說罷，她的窈窕的身軀一轉，又匆匆地自去了。

『這是他的什麼人呢？從她的稱呼上，似乎該是他家的婢女，這實在叫我惑疑：『婢女有這麼美麗可愛的嗎？……』我現在只有不堪擬解的幻想與惑疑。

我洗罷臉，將臘燭用手彈了一彈，從清晰的燭光中，我看見這一間小小的客屋中，那種排着的玲瓏的棹椅，平展的地面，清潔的牆壁，我因而在暗中憶度着，這不是一個士俗人的客房，於是叫我回憶到往日我們同學的許多事情，拿着今日相比，以後相比：我將永遠作一個醜陋社會的奔波者，也沒有愛，也沒有同情的奔波者，他將永遠是一個鄉下的幽人，那秀雅可愛的女郎的伴侶，真叫我生出許多難堪與羨慕的心來，我向燭呆坐着，我漸漸沉入在一種無意義的幻想中了，忽然那個少女又送進一壺茶來，她低頭替我斟上一杯，又替我的挑夫斟上一杯，又不言不語的自去了，

我的幻想彷彿實現了似的，忽然將我的身體從半睡眠中拉起，然而隨着她去的身影，我自己又鹹澀地沉入在另一幻想的深淵。我依然又躺在我的半睡眠的狀態中，無着意的凝視着活躍的燭光，呆板的冷壁正在這個當口，他突然進來了，與我用他的極長於應酬的態度，周旋了幾句，便轉身向我的那個挑夫說：

『你這位大哥貴姓？』

『不敢……姓張。』他幾乎拘束得連呼吸障礙了。

『張大哥，你請到那邊庭房裏去洗洗脚好吧？』

他被他領出去了。

夜飯是幾味極可口的小菜，與一壺味淡而性烈的白乾酒，我倆便如此的吃着，喝着，談着，直到夜深的時候，正在這個當口，忽然聽着外邊的打門的聲響，移時門開了，移時那個女子又進這客房來了，低頭語他：

『老爺，街上的胡老爺有事，要請你說一句話。他在門口站着得，叫他進來，他不。』

他向我打了個招呼自去了，臨去時並囑這位少

女說：『你給尙老爺瀉兩杯我就來了。』

我們都在默然中，雖然我們有時彼此看看。

很久的時候，他又忽然進來說：

『宗武，我有要事，要到街上去一趟，一會兒就許回，你先喝着罷。』然而他又轉臉告訴那位少女說：『你好好的替尙老爺瀉幾杯我就回來。』

我彷彿有些羞怯的要辭却，然而他又告我說：

『宗武，你不知道：這是我的個女婢，時常有得意的朋友來了，我就叫她出來瀉幾杯酒，並且她還會做幾句詩，頗不俗，咱老朋友，你不要客氣。』

他說罷，不等我再去說辭却的話，已匆匆自去了。

此時我已經有八分的醉意了。又加她殷勤地勸酒，我睜開醉眼將她一再端詳，大約我是怕把我們單處的時間縮短了吧？我又從不能再喝的酒量中，又鼓起大喝特喝的力氣來，彷彿「醉」在此一剎那間，已經不是屬於我的了。而且我還模糊地瘋狂地想：『她的酒我再不喝，世界上你還往那兒去尋更美的可喝的

酒呢?』

我高興極了，我高興得幾乎從腳底到頭頂，沒有一絲的靈魂，不是被這種瘋狂的歡喜主宰着的。

當我這個迷醉的時候，她細細兒向我談起她的身世，雖然她的這種生活是一種慘淡的，冷落的，然而據她所說，她老爺對她的待遇，倒叫我覺得頗為安慰，並且她還一再向我重聲說：『我家中除了我老爺和我以外，別的沒有旁人了。』然而這是什麼意思呢？在此時，我是酒醉心浮，絲毫不曾味出的。不過，我仍然是再向那酩酊大醉中沉溺着。最後，我的身體失去了主宰的力氣，躺在椅上了。很久的她凝視我，這是很清晰的看見的。她大約是知道我醉了的緣故吧？她從她椅上站起，她走向我的不堪支持的身旁，她將我扶起，她將我扶放在一個預備妥當的床上平睡着，她將我的衣服改開，脫下，她將我裹入摺好的被窩中，我聽見她出去了，我又聽見她走進來了，我看見她走到我的床前，向我問道：

『尙老爺，你喝點茶麼？』

我在迷醉的模糊中，試着茶水從我嘴中潰下，我看着她將她的衣服脫下，我看着她鑽入我的被窩中，我酒醉立時被一種驚狂的興奮的刺激力擊醒，忽然一種溫暖，棉柔，細膩的感觸，又將我送入另一種迷離的境界，我的靈魂沉醉了，以後我什麼都不知了。

很短的時間過去，我忽然聽見大門上拍門的聲音，她即時驚慌失措的從被窩中跳出倉倉忙忙的穿上衣服，向外跑去了。

移時，客房門響處，我抬頭看時，徐立吾已經立在我的面前了。我立時從被中爬起，看看徐立吾——我的老友，想起昨夜的一切，一種羞愧的刺激，使我匆忙的離開他的莊村。然而他，彷彿有所知悉的，也變了他昨日的誠懇的殷勤的態度，而為冷視的淡漠了。

我和我的挑夫一口氣走出了二十幾里，到了楊店時，始覺着肚中有些飢餓了。

『吃吧，尙先生！』我的挑夫問。

『吃，』我始撥開填滿的羞慚的頭腦答他。

於是我們就坐在一個熟食舖中，一面吃着，一面

我還在回想昨夜的巧遇，與自己以為慚愧的責備。可是等我們吃罷拿錢出來費賬時，我始知我腰中的錢沒有了，再打開箱子看時，內中的衣服等件，也已不翼而飛，所餘者只有不知從何而來的幾塊難布包的磚頭，於是我和我的挑夫，都突然墜在驚異的莫名其妙中了。

『尙先生，我可不知道是怎麼弄的。』我的挑夫即時自己辯護着說。

我想想昨夜的情形，想想今晨徐立吾的神情，我忽然覺悟了：我完全沉入在個巧妙的騙局中。轉去爭支吧？然而這現在已到了悔之晚矣的時候，何況我並不引以為悔呢？而且我還覺這儘夠值得：那樣的甜蜜的溫存，坦白的愛撫，的確是極世界上各大文明的地方，與各階級的人類無論用幾許的金錢，所不能買到的。何況這比之我從前所遇到的那更奇巧更冷酷的戀愛的騙局，簡直不能算些什麼呢？

我呆了半晌。自認了晦氣，與挑夫借了幾面錢，費了飯賬，又起程轉向家中走去。

並且現在我希望我的這次旅行的趣味與損失，
以後常常在我的別的一切的旅途中發現。因為我覺
着這是我生活的祝福。

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誰知道？

自從元月二十一日信陽「國聯戰事」消息傳到羅山之後，她一向所抱的「能忍自安」的意旨，而不贊同她丈夫所行所爲的責備的心，陡然沉入在一種不堪測度的怨望的恐怖中了。並且有時她還意思到，浸在信陽的那種紛亂的狀態中的人民，是怎樣在忍受着兵的苦痛與傷害。當然的，他的切身的人，也不能是例外。她的深切的，熱摯的愛的心，發狂似的與時俱深地加增着恨與怨。在暗中祈禱着她所幻想到的而不敢目視的毒害的發生，而詛咒着戰爭的罪惡。

戰事的消息，是一日緊迫一日的向羅山傳來着。並且撼天震地的沉重破壞地隆隆的大礮聲，也不時的，尤其是黑夜人靜的時候，帶着一種毒狠的刺痛地由她耳中打入她的焦灼地迫切的心裏。她無端的戰慄了。而她又有什麼法子呢？可是她嘴中不時吐出的：『這拼命的，不都是人的兒子嗎？』的熟語，大約是她解決她自己心中的不敢擬想的恐懼地震痛吧？然而又似乎不是，因為她此時心中的所有，其實只有『誰知道？』一句漫茫的急切的問語，是她心中莫名地震蕩的最明白的解釋，也可以說是她心中的最模糊的想像的擬解。

『你屋的掌櫃的有信回來沒有？他是爲什麼往信陽去的耶？！看，當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倒叫我們耽多大的心呢？』這是她鄰居余老媽時常向她發出的一種同情的問聲。

而她的回答，照例是：

『沒有耶……！不是因爲西關外李五猴子，強佔我的房子嗎？我兒不願意，他靠着官的勢力，將我兒打一

頓，又把他送到棚子裏去押起了。」每每說到這兒時，她總是深深發出一聲怨望地嘆聲，「喂——！天有麼理可說呢？我的老頭子皮氣也不好，我叫他莫去碰老虎，他偏偏不聽我的話，要跑到信陽去告上狀！」她的兩眼老淚，不由地便隨着她的嘆聲送出眼眶了。『你看好不咧？又碰到信陽打大仗。』而結尾的一句，常常是又抱曲又憤恨又傷心又沮喪的一句：『誰知道呢？天爺睜眼不睜耶！』

無根的幻想，常常使她是這樣在灶神面前許願：叩罷頭之後，便豎起頭跪哭着：『灶王爺在上，我家的老頭子，他一生也沒有幹什麼虧心事。要是你老人家能保護他平安回家，我情願替你老人家打十年清醮。』

然而當她許罷願起身之後，心中又不由的生出許多恐怖的問題來：末劫年是人類罪惡滿盈的時候，老天爺收生的時候，當然的，「黃巢殺人八百萬，在數難逃。」他——老頭子——這一輩子固然沒有做什麼壞事，他前生呢？他前幾生呢？她不由地戰慄了，亂麻似的聯續的思想，在她心中橫一陣子。而一切的回答，也

只有近於神經錯亂地輕輕地從嘴唇上彈出那又抱曲又憤恨又傷心又沮喪的一句虛渺的答詞：『誰知道呢？』

而算命的先生又常常用着很鎮靜的態度，這樣告訴她：『不是我說，你家的先生這一輩子雖然沒做什麼壞事，那一輩子却有點冤孽呀……你看「年爲祖宗，月爲父母，日爲自身，時爲子孫，以成八個字。本來他是該申時生人，日上該有貴人。因爲有冤孽過重，硬等到申時尾酉時初才生，貴人才有一半。只有這半貴人；所以遇着有困難的事，還有人說些好話。今年的流年正走庚運，運氣不好，所以去要有些小難。要緊是不大要緊，因爲這年底正是龍德星照事的時候，人是要吃點虧的。張太太，以我說，你也不必耽心。這二十的是三殺五皇換位的日子，二十二，二十三兩天是接印的日子。所有的冤孽到那時，都是要退避退避的……你瞧，他二十四的不回，二十五的一定可以到家。不過你要想全好，也須得解化解化。』

『怎樣解化呢，先生？』她緊切的追問着。

『解化到不值什麼——到二十一日之夜正子時的時候，我給你祭祭北斗……』

『得多少錢呢，先生？』

『提起錢來做銅氣，不要錢……』他淡然地笑着說。

『唉，看先生說的，先生說一吓是個記印，多少總要請先生說一吓！』

『好，既是你要打錢上過一吓，就拿兩串錢我買點祭禮，本來我和你屋的掌櫃的都認識，說不上錢的』他得意的微笑了。

『這倒不值什麼，請先生務必費費心。』她即刻付與了算命的兩串錢，又緊迫一句地囑託他道：『先生，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屠。他要平安回來了，我一定替先生掛紅子，給先生傳揚傳揚。』

算命的去了，她看看她家中的一切，棹椅器具依舊發呆的薰條着，牆壁窗戶依舊死寂的沉默着，彷彿示與人以絕望地悲哀的悽惻似的，冷冷地使她亂麻般紛雜的心緒，再轉到那使她又是恐懼，又是難堪的

問題上『誰知道呢?』

『誰知道呢?』她將這個問題來反問她自己，反向來問她的人，反問她丈夫所遺留的一切的器具的默詢。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她心中默禱着龍德星君的計算着。然而這些有好消息的日期，都如斜面滑冰上的琉璃球一樣，毫無顧慮的，不堪稍留的馳去了，她心中的沉重的，久懸而急待解決的問題，只得又付之那忙亂的，茫漫的『誰知道呢?』幾字去解釋。

可是又有人替她想出一種頗可引為慰安的計劃來：

『李大嫂，你聽着發幾個錢，請一位下力的人，到信陽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嗎？還怕他是因為行李累住走不了呢?』

計劃是有了，然而這計劃又何異羣鼠計劃與烈貓帶鈴作自己的警示呢？她想遍了天涯海角，那一個是可與她勝這種重任的人呢？況且當這兵荒馬亂之時，是能走長路的人，那一個不為躲避「拉夫」而匿於

幽處呢計劃呵！你是可以實行的生之路嗎？抑是柏拉圖式的片面的癡愚？她心中真是被不知有多少計劃塞滿了，然而又似乎被那萬能的計劃吸空了。她心中盤桓過來，盤桓過去，但結果也還是只有那簡單的近乎呆板的『誰知道呢？』的難以申說地恐怖的惑疑。

是這麼一個面孔的輪廓可以說稍微認識的人，而且身上也披着一件兵的烏衣。突然撞見她問說：

『李大娘，可庭大叔有信回來沒有？』

『沒有耶，你這個大哥請到屋裏坐。信陽現在麼樣耶？也不能通個信，誰曉得他是個什麼樣子呢？……說是請一個人去看看也請不着，你看多麼急人！……』

『我明着預備上信陽去接個人，這樣，李大娘，你把可庭大叔住的地方告訴我。我去替你打聽打聽。』

哎喲，那務必勞叨大哥去替我打聽一吓！』她彷彿得着生命了。

『不過，現在我的盤纏還沒有弄好，大約去還得兩天，趕明着要是去了，打聽這個消息算我的。』

『大哥，你預備趕麼時候去嗎？你要能明天動身。』

盤纏錢多少都算我的。』

『唉，不，不，好說，好說，可庭往日我們在一塊兒都不錯，還能說要你老行子的錢咧？』

『可不能，可不能。』她用着十二分感激的快步，輕到屋中取出五串錢來付與那人說：『大哥，薄意思，莫嫌少，留着在路上喝喝茶。你到了信陽，務必去替我打聽打聽，他住在車站上麼悅來升站房裏得呀，請你務必費費心，趕明着你大叔回來了，再酬你的情啦，大哥。』

這個計劃也可以算是實行了。然而從這個去的人的身上，她可以得到一點到底如何的消息麼？他可以將她的丈夫安安全全的保送回來麼？她丈夫可以將他心中所藏的使她心安的言語，告訴他帶回來麼？他可以在她自己和他的恐怖的命運中，當一個龍德星君，一個貴人麼？而一切的結論，還是那就是費盡一切，一切的深澹的思想家的詢慮，也不能說出半點兒證據來的答案「誰知道呢？」

但是於第四日，在她的極端迫切的怨望中，她又：

看見那個人了。可是於她的許多的問話訴出之後，他的句話，可惜，可恨，只有這麼很淡然的幾句：

『十八里廟還正在開火，連我自己也沒有走到就回來了。等我再去時，一定替你打聽打聽……』說罷，他用着與已毫與關涉地漠然的態度，扭轉身向他自己要去的方向去了。

「就回來了，」就回來了，」這四字究與「誰知道呢？」四字，有什麼區別呢？沒有區別嗎？不的，這四字是價值五串錢的。於是她心中又多了一道傷痕——五串錢。然而她又有什麼法子呢？她心中不還是只有「誰知道呢——？」的茫然的疑案盤住着嗎？所異者，不過多一個「再去」的希望罷了。

舊歷年中可有的許多設備，大約都是她可以引為傷心的吧？她年紙也沒有燒，年供也沒有上；她的傷心使她在夢中度過年去。一切都死過去了。正月初一，她撐起她宛若經了一次大病的疲弱身體；看看院中的她屢屢曾在正月初一豎起頭就看的新生的天宇，看看她曾過過多少歡樂年節的房屋。她依舊不堪支

持的躺在床上，她似乎又睡去了。

次日的清晨，她忽然從來拜新年的客的嘴中聽說，南關外有新從信陽回來的某人，而且他還是她丈夫的熟人。她彷彿從一向的黑暗中，陡然看見了光明的，立時換換衣服，去那兒去打聽一切的究竟。

『老陝見咱南五處的人都要殺，說咱們不該養他們的敵人，我是住在城裏我的親戚家裏的。聽說他們要來搜，我趕快從他門口的一個通到城外的大陰溝中爬出來了……咱們羅山人聽說也死的不少，致於可庭怎樣，我還不知道清楚……』

這是她一切惑疑的結論嗎？他實在更深的沉在恐怖中了。因為她丈夫有養老陝敵軍的嫌疑。

她出了人家的大門便哭起，一直哭到她自己的家中，她覺着她的頭重，她覺着她的身體不由她的主宰。她眼前覺着一昏，她的世界漸漸黑暗起來。以後的一切，她彷彿睡熟了似的，不知了，她死去了。

不久她被人用木匣裝起，送到她一生從未踐踏過的野地中葬埋了。致於戰事，今日信陽已經打開多

日,此地的軍隊已經移到鄭州一帶地方去了.而她丈夫的消息,街上的閒人們談起,雖然說「還活着」是絕無僅有的事,而結論依舊是她求神問卜所不能解決的那個疑案:『誰知道』,不過,於此後,因為他犯有曾經養活過老陝的敵人的罪案,他們又加上一句評語:『恐怕不保吧?』

但不久,連這聲音也不見有人說起了.

十五年三月十四日

疑團

是這樣的一個仲夏之夜：明月的細密的幽輝，透過蕩漾得一切閑人陶醉的花叢，並攜帶着她們的清香，一陣陣來將人們擁護着。人們都飄飄欲睡的在躺椅上，長石上伸長了身體，談着，想着些無關輕重的問題，他宜乎與一切的閑人一樣，能將他的因整日工作而疲瘳了的身體，躺在他身後的一塊最合他的意趣的青石上，將一切的思索丟開，而作一次甜甜的夢鄉旅行者。

他看看他面前展開的荷池，以及荷池那邊酣醉

於取樂的人們；他看看他兩邊聳起的山峯，以及那山
旋樹影裏，酩酊於迷戀的青年男女；他看看他自己孤
坐的青石，涼悠悠地來消散他身上的過餘的體溫，使
他在意識界外，感覺着在這樣水深火熱的世界，只
此時的此石便是那焦灼待斃的人類的慰安靈魂的天
使。

他默然地惑疑着些他帶來的什麼，連他幾乎也
不能說出，不過這些如枯籐之附秋枝似的纏住他的
心，並且緊緊的壓迫着，他是深深地味出的。然而他也
很是疲倦，直到頗有些不耐煩的把攢絕一切物象的
眼睛閉住，此時夢假若是他一個人的私有物時，怕他
一定要在此時的此石上，偕夢以終古。

然而他擁抱着的啞默的疑團，突然响出一個使
他又是羞慚，又是惱恨的聲音：

——他們說的……怕是不假吧！——他許久的
時間沉入在空虛的默靜裏，最後他彷彿地默念着：春
風樹不搖……

於是這聲音的證明，繼續着，不堪遏止的向他一

滴一點的湧出：

——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七的夜裏，——他清晰地記得：——他因為半年的工資不曾領到，許人數次的陳賬，跳過夜便見他最後的，必需清算的日子。

——他是怎樣垂頭喪氣的在燈前默坐，想遍了他所有的可以出錢的法子，而結果只是那一切的方法，繞過萬能的道路，又復默然的啞寂了，空虛了。

——你想想看的，有可靠的朋友，同事們的地方，可以借得來這筆款項嗎？……明天一清早，包圍他就來了。這是他女人於萬有的寂然中，向他發出的一聲促他不安的言語，雖然加上她暗示着極熱烈同情的長嘆：『他那兒，你又不願去……唉！……』

——『誰那兒？』他自己的問聲。

——『我表哥那兒！……』

——『他那兒？……就是現在我低頭去求是他……十成我覺得就有九成是他不願意幫忙。』

——『也不一定，』他女人淡然的駁着他的話說，

——『不成，不成，』他決然地打斷這條思念，『前

年我和他決裂這很，你想，以他那蔑視一切的皮氣，還有什麼不一定呢？』

——『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幫助人的人，你只要去，我想着沒有不成的……』

——『我是不去的……』他絕無希望地搖搖頭

——『我去好不咧？……』她睜着女人帶着些恐懼而逞能的大眼睛，向他試探着。

——『好好，你去，你去，可不要是我的意思；碰釘子可莫願我，』他皺着無能而自大的鼻頭。

——『好，我去。』她即時立起身，擺擺頭上的蓬髮，走着女人操勝算而假充冒險的高洋身態，迅速的出去了。

——在這種空閑時間，他固然也曾想及許許多多的問題，但都不過曇花一現，因為不知什麼已經暗示他：他的困難的解決，即在目前。他安然地空閑着。

——沒有三點鐘的工夫，她得意的手托着六十元大洋，臉上漲起自高的紅潤，喜孜孜地在他面前呈現了。『這不是，你不是說不成嗎？你看我到那兒就拿

來了。』

——『他沒說不借!』

——『哼，連吞吐都沒打，並且他還說他從前和你
嘔氣，是一時的意氣，事後想起來非常後悔。想來找你
把誤會說開，又因為怕你的皮氣不好，所以也沒敢來。
還有他向我說，這樣的親戚有隔閡，人家很是笑話。意
思問：你要願意和他來往，他是沒有不願意的。』

——「那倒也沒有什麼，」他是內含着感激而
外示着淡然的回答着，致於從前的忘嫉與憤恨，隱隱
然的彷彿在消滅着。

——自此，他家中時常又多一位熟客，使他忌恨
的熟客。

這是一件使他極端惑疑的事件，他忽然想出：

——三月十五的夜裏，他從工廠裏邊放工回來
的時候，在路上聽一個朋友說，他家來了一個客人，一
個穿戴很漂亮的，身材高洋洋的客人，這分明是她的
表哥了。可是等他趕回家時，賊門半晌不開，開時他女
人似乎帶有驚慌顏色，而問時的答話，又是並沒有什

麼客人，等到第二日早晨時，門不知何時自開了，而且虛掩着，這當時經她的證說是他自己的糊塗。

——「這是我自己的糊塗嗎？」他自己暗自問着——「這不是我自己的糊塗吧？我是很清晰的記得，那夜的門，我是插過的……這恐怕與這些風聞有什麼關係吧？……」

他的疑團益發真確起來，而且真確得他近日所得的新聞，簡直便是事實了。

他忽然由青石上跳下，一切的風景，彷彿都與他無關似的，自己默然地急走着；證明他疑團的事實，已隱約在他的目前了；並且馬上他就可以抓住，他默然地急走着

——今天她催促我出來游公園，是她的好意嗎？怕又是有什麼鬼故事了吧：——他立刻恍悟的狐疑着，於是他又決定的自己問了：——她往日為什麼沒有過這樣的好意呢？從來就沒有過！——於是他自己憤恨的咒罵道：『這個東西，今夜支使開我，一定又是什麼壞事！』

他的血漲了，幾乎沸騰着。

一對男女親愛的態度，他由近而遠的看見了，而且其中的那個婦人，正是他的女人，正是他那曾經用着滴滴溜溜的言語叫他親愛的丈夫的女人，正是他曾經親親熱熱地獨一無二的抱在懷中而叫着「我唯一的愛人」的女人，他的氣憤漸漸加高了熱度，他幾乎戰慄得不能支配他自己的兩腿，而他的步蹠加速了。

他出了公園門，恨不能一步跨到家中，將他們都赤條條的從床上綁起，每人先打五千皮鞭，然後再送警察所去辦他們和姦的罪案。

他默然地加速步蹠的向前急走着。

可是一件使他的氣憤的熱度減低的恐怖，突然不知從何處跑入了他的心中：

——我怎樣才能將他們拿獲綁起呢？他又怎能毫無抵抗的讓我綁束呢？假若他要跑了，我又怎麼辦呢？告發他嗎？毫無證據，法庭又怎肯受呢？她不承認呢？……還有他要是將我打倒了呢？去請幾個朋友一塊兒回家幫同捉獲？然而又用什麼話去請呢？他們要問「

爲什麼?]我將用怎樣的言語去回答呢?——他莫知所可了,他的狐疑使他在路中將步停住。

——先報告巡警, ——一對巡街的警察緩緩兒從他面前走過,他突然想起: ——先報告巡警……假若他要是沒有在我家呢?還有這幫同人家捉姦,是不是巡警的應有的職務呢? ——他看了看那對巡警注視他的眼眼,脚步又慢慢兒由停止而移開。

可是這難決的問題,依舊在他腦中躊躇着。

他走出了長安街,離家只有這一條南池子街了。他腦中所狐疑不決的事件,益發緊張的迫切着,最後他從急中決定了:一喊門,當然又是如前次一樣,半天不開,好預先將他藏起來,以備夜中逃去,可是這回不似從前,一到屋中就各處一搜;搜見他,就擊胸一把將他抓住,再喊巡警,彼時就是人,證兩全。可以辦他們和姦的罪案。

他的脚步也陡然因氣壯而促急了,因爲在他的意料中,衣櫥後邊,或者床底下,或者大門後的各處地方是他將得勝的地方,是他戰勝羞辱的地方。他到

了他的門前，先把兩手的力試了幾試，才去叫門。

「來了，」這分明是他女人的聲音，緊接着他的喊聲而起的，但是彷彿有很久的時候，他等着，還沒見開門的人來。

「有客來沒有？」他似乎有些氣憤了。

「沒有，你往公園去玩，怎麼玩這長的時候才回來，真叫我等急了。」

門開了，他一逕跑到房中，用燈先向衣櫥後邊一照，再向床下，以及其他他屋中可以藏人式藏物的各處。

然而沒有什麼。

「你找什麼東西？」她靠着門板很惑疑的問他：

「我不找什麼東西。」他的氣漸漸阻喪了：「睡吧？」

「好，睡，你又喝喝茶？」

「不渴。」

於是他們都在靜默中，心裏各懷着不可擬解的疑團睡下。

中山茶話

層層山峯摺疊成的山谷中，因着花的美麗，草的芬芳，使我回憶到曩時的許多所謂爲祕密的，而深悔着彼時境地之不予。並且還用一種搜尋的眼光，在山之旋，樹之陰裏，如小孩之行黑地似的，切盼着已往曾使自己渴慕的，驚異的奇事復生。然而仔細的耳朵所能聽見的，只不過幾個曾經在土人口中學過的，彷彿應在深淵上的奇鳥的鳴聲，間雜以不知在何處的短促的清流扎石聲。偵探的眼睛所能看見的，有時在深的碧葉雜積的小道上，蚯蚓似的，蜿蜒着長條的藍天；

有時在光突的山峯上，渺渺茫茫，顯出深到青黑，淺到黃綠色的平地，至於說到活動的人畜等類的動物，彷彿是久已經迹了，雖然我來時，附近的土人也曾和我說過，這裏是野獸毒虫的淵藪。

松濤做鬼叫，亂草作妖鳴，我立在一塊崇高的怪石上，向四處瞭望着，使人感覺着毛骨悚然的曠野，彷彿是有些恐怖吧？我手扶摸着那柄短而精緻的實彈手鎗，如竊賊之行人室地，膽跳心驚地下了岩石，轉過幾重山峯：遠遠的一個小小的污黃色的屋頂，使我緊張着的心弦，漸漸感着安煖的怡弛下來。我平平胸中浮起的漲氣，彷彿伴侶即在目前似的，安然地向那個山頭走着。

三間小屋倒也精緻，立在約有畝把地大的一塊平地上。屋上的芳草，雖然覺着有些污舊，而其整厚的簷邊，依然顯示着半新的樣子。屋前展開的約有兩方丈寬闊的平地，青草鋪滿的中間，仍然留着一條小小的人們來往的道路。

半新的污黃門，是如石一樣的沈寂地緊閉着。我

有些渴了，我下了小峯，轉到門前，可是這門和其他的門有些異樣的：沒有被勢利的狗子看守着。我很詫異：是隱者之君嗎？

我游疑地挨到門前，因為我很怕我們中國的隱者，尤其怕的是他們的問語，是簡直沒有法子回答的，於是我停住步。

正在這個當口，門忽然「嗒——」的一聲開了。

「你……」這是當開門時，一個女人很殷勤人的聲音。然而又忽然隨着門開聲生澀了：「你是誰呀？」她驚異地向我上下打量一下。

她是一個很清瘦的中年婦人，一身雅淡的粗布衣服，襯以她那種因愁瘦損的身態，使我很詫異她不是此地的土人。

「你這位太太貴姓？我是游山的。」

彷彿她對於我這聲音有所感傷似的，憂怨滿腔的答我說：「噫，我也不曉得我姓什麼……我娘家姓張」

「我渴的很，不知能借口水喝不？」我的好奇心，彷彿

佛這就是人們常認我作偵探的一點吧？使我欲羈留片刻的問她。

「那……」他似乎有所遲疑，然而立刻又轉決定着讓我說：「請你到裏邊坐勒，我替你燒茶葉不好些……」

一進的三間屋，當中供棹上，雖然也排着幾個瓦香爐，但從灰塵蒙滿的黃色上，人們能看出香是久已未燒了。兩邊的房間，雖然都是用枯樹枝編成的薄籬，但從稀疏的壁縫中，仍然可以看見她所去的一頭，正是她的廚房，這頭是她的臥室。屋中的器具雖然簡單，却都覺着還頗清潔。不過處處令人感到的，是一種勉強，敷衍的荒沫的寂寞意趣。

「你這位太太，你家中就是你一個嗎？」我偵探地招呼她說。

「唉，你我家中沒有多的人，你這位大哥是那兒裏嗎？」她一面答我說。

「我是城裏邊的！」

「喔，你是城裏邊的！」她彷彿有所驚訝地插嘴問

我說：「那，城裏邊有個張立德你認識不咧？」

「他，」立時我的記憶將這個名字，配上了一幅很熟習的老人的面孔「你認得他嗎？」

「是的，他現在還在沒有？」她又緊接着詢問我，

「還在，你和他有什麼親戚？」

「他呀，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父親！」她的聲音忽然轉悲慄。

現在我有些懷疑了，因為我所知道的一個張立德，並沒有什麼兒女。於是我又問：「那，我怎麼沒見你走娘家呢？」

「唉！」這是她從憂鬱的悲憤中，吐出一股怨氣，半晌又沮喪的接着說：

「唉，談起來也話長……」她的話忽地又戛然而止，我幾疑心她是被眼淚將喉頭硬化了。於是我又向她解釋着追問說：

「唉，張立德是我的熟人，我姓尙，你有什麼隱衷能和我說說麼？」

她將開水替我泡了一壺茶，委屈地在門左側後

邊坐下。半晌沒有言語，彷彿是在思索回答我的話；然而她的眼圈兒却漸漸有些眼淚的澀紅起來。

當然的，無論叫誰看都能猜着她是懷着極大的難言的苦衷。於是我又寬慰地追問她說：「你有什麼要和你父親說的話，請告訴我，我一定能替你捎到。」

她眼淚頻頻地滴了幾滴，嘴唇幾次顫動，我知道她是要說話了，我急弄了弄衣服，以示莊重地聽她說話

「唉！——說起來還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我到這兒來……已經有十九年了……恐怕我爹還不知我的下落呢！……」

「從前我娘姓李，是這裏洪家河的人。因為我爹是指望手頭吃飯的，要養活一大家人，當然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娘在生時，我是長年住在舅舅家裏。而我舅舅又是一個好混着玩的人，家中來往的人，當然是很混雜的。可是他們來往時，我因為是從小在那兒長大的，所以也不大避諱。」

「等到我十六歲的時候，我娘突然不知得什麼病死去了。因為家中人少，我爹便把我接回家住了。」

「一年過去了也沒有什麼，誰知在第二年春上，我家突然去了頂小轎，說是我舅接我到他家去住住。」

「當然的，這在我爹和我，都沒有什麼不願意。從那日起，現在我還清楚的記得，那日是我娘週年過罷的第七天，我就被那乘小轎抬到這裏來了。」

「到這裏，我一下轎就覺着不對，因為沒有我舅舅門前的大塘，屋後的竹園，和高大的宅基，也沒看見我的舅舅和舅母。當時我就不願意，要隨轎到我舅家去。誰知身入老虎洞，出去是萬不能的着。七一纏，八一纏的轎夫自去了。這時我自己實在怕的了不得，我以為是被土匪騙到這兒了，然而我的脚手無力，我又怎能逃走呢？」

「我正在想逃走的法子，天已是快黑了。忽然來了一個少年的和尚。起初他說他自從在我舅父那裏看見我，怎樣想我。所以今日把我接到他這裏來住幾天，還把我送回。當時是我堅決地拒抗他，他無法只得又說，我舅舅已經將我賣與他作丫環了。說罷，便從身

上抽出一把刀來強迫我。」

「我怕了，我又有什麼法子去違抗他的話呢？」

「自此我便在這裏住下了，我的吃喝穿以後也都由那個和尚供給。致於我父親和我舅舅，末後到底怎樣找我和思念我，我是一點也不知道。不過我想着我父親和我舅舅平常那樣的愛我，是絕不會不找我不想念我的。」

「那你就不能回來了嗎？」我詰問她說。

「我怎麼不想回呢？」她依舊用袖頭擦着眼淚說：「我脚痛手軟的，走又走不動，爬又爬不動，想走又怎能走得了呢？」

「你走到有人的地方不好了嗎？這也沒有多遠是無人烟的地方呀？」我又計算着路程詰問她。

「是的，當初我也是這樣想。所以在我初來的那一年，我會跑過兩次：第一次，我跑出去，誰知四方黑五方，簡直就找不着正路，整整我爬了一天山，連一個人我也沒有看見，一個小村莊我也沒有找着。我走的脚簡直痛動不得，說是坐那兒歇歇，誰知又被那個禿

駱找着了。他將我拉回來，很很的打了我一頓。並且說我狼心狗肺，不知足咧；以後要再跑定將我打死咧，種種嚇我的話。第二次的跑，是因為我想着從前沒有跑了，是因為我走錯了路的緣故，所以換個路，誰知沒有翻過兩架山，又被那個禿駱碰見了。我因為說是去摘珍珠花，所以沒有被打，到後來我也不敢再跑了。」

「那個和尚你也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住在那廟裏不呢？」我頗有些氣憤地問她說。

「他叫慈雲，是什麼天竺寺裏的住持。這是我在片子上看到的。」

「他沒有告訴過你？」立時我前日初來時，曾由麼大紳士介紹過的一個肥胖的有道的大和尚的形像突然在我記憶中浮起。於是我又追問她。

「他還告訴我咧，起初他連麼話都不和我說，什麼東西也不帶到這兒來。末後他問我認字不，又試過我好幾次，我都裝着不認字，他才將他的重要的文契片子，書子，等類的東西，帶來叫我收藏着。」

「噫還有片子在你這兒嗎？給我看看好吧？」

「喂，片子是早已都沒有了。因為他有兩三年都沒往這兒來了。」

「他呢？」

「他，我聽說又在這東邊什麼山上蓋了一所行宮，那裏大約又拐騙的有人家的婦女，所以不來這裏了。」

「那你吃喝用度，又由誰給呢？」

「還是他給，不過天天送米送菜來招護我的都是他小一輩的和尚。」

說着，她又起來給我斟上一杯茶，我默然地心中繪畫着那個大和尚的光怪陸離的幻影。一面品着清茶。

「尙大哥，我請你回去替我帶個信，叫我爹請幾個人來把我接回。我娘在陰司裏也將要感你老人家的德！」她斟罷茶，突然打斷我的靜默的跪在地下，向我哭泣地乞求着。

「好，」我立時站起身將她攙起。並且憤恨的担保說：「一定，一定，這種作怪的東西，我一定告訴你父

親來把他懲辦一下。』

吃完茶，我走出她的茅屋。心中默然地咒念着可恨的惡霸和尚。她將我送出屋門，自己咽咽嗚嗚轉去了。

滿含着神祕和恐怖的山林，依舊示着我歸還僻徑，不過此時所贈與我的，不是清晨來時的欣愉，而是天將黃昏時的忘却了疲乏的匆忙的憤懣憂鬱。

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病

自從她丈夫死去之日起，她的生活就顯出一種特殊色彩，好像無風時池中的靜水一樣，內中雖然涵蘊着許多嵌阿，而表面上却是悠然，和靜，寡默的安平着。

許多時日，她都如岩石一般，沈默着渡過了，彷彿一切的人事，都是她在天性中就不曾帶來的忽略着。

這年的春日，他不知怎的，忽然被一種奇怪的病魔束住，她的病的情形，簡單的說，可以以一個懶字概括之，因為她自從表示有病之日起，一切她行常所認

爲極有興趣的事情，統通失去了他們的吸引力似的，淡漠了。就是人生所不可缺的飲食，也都變成可有可無的點綴品了。致於詳細的說起來，她的病連她自己也覺着莫明其妙，爲以就是那些名醫，用了許多很有興趣的言語引她說出她的病的來由，和費盡他們的腦經的緊張作用，結果，除了皺起他們能力告盡的眉頭，開一個應酬藥方以外，別的什麼也尋不出來。

她的身體一天疲乏似一天，瘦弱似一天，她的精神也一天頹喪似一天，她的病況是日益向那無可救藥中沈去。

這日，她本地的許多名醫，都因爲她的病的無策，而會集在她的客庭中了。當然的，大家的論點，只有「她的病到底是怎樣得的呢？」便是「她到底害的是什麼病呢？」與其他可成爲醫生的問題的幾句言語。最後的決定：爲着避嫌疑起見，大家公舉其中的一個鬚髮蒼白的老醫生，到房中再去將她的病的來源問清。

老醫生坐在她的床前了。許久的時候，她睜開她那灰頹而般黃的大眼睛，向老醫生瞞了一瞞說：

『先生，你又是來看我這病的呵？噫！……我這病，怕是沒治了！』

『有病莫瞞醫，』老醫生用手捋着他有所把握的蒼髯，緩緩地緊張着額頭探問：『你這病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你將這病到底是怎樣得的呢？從什麼時候起的呢？起的時候你家中有什麼變動呢？不要隱諱的告訴我，我就能包你不要緊。』

半晌，她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將自己的那隻黃皮包着骨頭的瘦手，拿起來看了看有氣無力地說：『反正我的病也到沒有治頭的時候了，老先生，你這大年紀，關心來問我，又叫我怎樣不說呢？不過，有治無治，全在乎先生，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怨望的心。不過我將我的病的來源告訴了先生，總請先生莫要向別人說才好。』

『那是自然，』老醫生將雙手放在兩膝上，作等候狀地謹聽着。

『我的那個丫頭，老先生，你不看見得嗎？自從我夫一死，本來我家裏也沒有多的人，除了我和她以外

只有雇的個担担水，上上街的小伙計。當然，我也沒有把她看外，白天走動我就不叫她離開我的身旁，夜裏就在這房裏那個床上睡，實在我把她沒有看着與我的親生的兩樣。誰曉得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她的人大性大，行爲慢慢兒就不似從前了。

『去年的春天，夜間我院子裏不斷有雞子拍翅膀叫的聲音，在初我以為是黃鼠狼咬雞子，所以我總是叫她起來去趕。倒也好，她每次只要一開堂屋門，雞子立時就安然無事地平靜了。可是她每次出去，總要佔很大一忽兒才進來，在初我說她，她總是七扯八拽的亂支吾，到後來我也就不以為然了。

『這樣的事情，每三五天總有一次，

『後來夏天到了，夜中也還是一樣，雞子不斷的拍着翅膀叫，彷彿有黃鼠狼在咬牠。有一天，天氣熱的很厲害。吃罷夜飯我倆在房中乘涼，她的瞌睡多，不大一忽兒就睡去了。我因為心中成天操家務事，又加天燥，所以遲睡了一忽兒。

『正當這個時候，我忽然聽着雞子門响，不多一

忽兒，就聽見雞子又拍翅膀叫起來。我睜了她兩聲，她已經好像死屍一般地睡熟了。即時我想着，我還沒有睡，因為一點事把她從夢中叫醒，怕她心裏不舒服，這也是人情的常事，所以我就自己披上衣服，往院中去看。

『一樣，我一開門，雞子立時就不叫了。這是黑月頭，所以什麼也不能看見。因為我心中奇異這雞子的叫喊，雖然雞子已經安靜，所以我也要走到雞埕旁邊去看看。可是我一走到那兒時，忽然看見一個赤條條的男人，劈面來將我一把抱住。

『就這樣，我被那人放倒在就近的地下已經鋪好的行李上。以後的一切，我自己也糊塗了。

『自此以後，我才知道這雞子叫是一個暗號，那個男人，正是我的那個小伙計。哼！——這也是我的罪過，以後，夜中還是黑月頭，有雞子叫喊的時候，我都自己出去了。

『已經有十啞次，我始終沒有告訴那人我是誰，沒有和他談過話，雖然他也有時也和我說話。

『後來我想着，世上沒有一百天的黑事。我是個寡婦，叫外人知道了，我將何以對得起我娘家的人呢？我將何以對得起我死去的丈夫呢？所以，我一狠心，到年終我就把他開消了。』

『自從開消他以後，不久我就覺得疲倦，我就得了這個病。我想我這病，怕是和開消他有什麼關係吧？因為我時常彷彿覺得他來了；他脫脫衣服，溜在我的被子中了。但一着意，又猛然感着空虛的苦惱。到現在簡直看見他總是在我床上床下，房裏房外亂轉，可是每每在無人的時候，我又看見我丈夫那還在生時的樣子，氣昂昂的從外邊走近來，要打我，要殺我。但，總之這所有的情形，我的抵抗的方法，就是將眼睛一閉，滾……我知道，我知道我犯了罪，我知道我的病是我的死去的丈夫懲罰我。我知道我的病沒有好的希望了。』

『老先生，這一切的真話我都告訴了你，請先生替我看看……』

說罷，她忽然將眼光直直地移往屋中的那些黑暗的角落中去了。很久的時候，她雖然閉上了她的眼。

睛，彷彿有所恐怖地將露在被上面的身體，縮進被中去了：只有一個冥目的死人似地灰白冷慘的面孔，依然向那老醫生停放着。此時老醫生自己亦有所悚懼的，從坐位上站起，匆匆地向房外走着說：

『太太，不要緊，天下害你這病的人多的很，用不着吃藥。』

四月二十六日

乳 母

其實她是如普通的老女人一樣，久已將她所有的一切希望與野心丟開，而專心等待着那必然來到的死神的降臨；而在每日的生計裏，每件小利的交涉裏，她是如一個刻薄狡詐的小販一樣，從不堪再有減少的節省中，一個錢地，一個錢地苛扣下來，以備她那永久地安坦地夢境的來到時，好作住室與衣服的費用。

『活着有麼意思，終日勞勞碌碌的一天忙到晚，只爲個嘴，』這是她常常於補綴舊破衣服之暇，看着她那

千孔百瘡的破門和朽壁，而追悔着從她身上滑過去的些往昔的機會，所發出的怨語。然而剎那間過去，她又自己安慰自己道『人活七十古來稀，』我還活了七十多歲，而且身體還這般強壯！在『人生五福壽爲先』的古語上，總算佔了五星之首，唉……到底是作善事才有善果，她心裏於是又坦然自得了。

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她從前所哺養城裏邊的那個楊家的小孩，現在已經做了大官而回來祭掃了。而且這個消息告訴她的人，還加以點綴說：『聽說他待人厚道極了，舊日的親朋去了，沒有不照護的』

這個消息立刻在她心中幻出許多美麗的夢來：她曾經愛如珠寶而熱摯地撫摸的那個長滿乳毛的胎頭上，現在已經加上了個舊劇上有翅子的烏帽子，戰巍巍地金耀耀地坐在那些帶草帽子的，光頭，蓬頭的頭圍中，而被呼爲大人，大老爺了。她曾經握過的那一雙小胖手，現在也捉住塊什麼尊貴的木頭，一拍就要殺人了，然而這究於她有什麼關係呢？彷彿地有什麼

主宰那個頭，那雙手的能力，因為那些都是她曾經主宰過的，現在當然還有些連帶的關係，這關係假若被她用嘴說出來，便是她常常在暗中覺着萬物無不具有的那個「恩」字。

『「享福」這兩個字，還是我未死以前，命上該當具有的嗎？』她忽然地又這樣想起，可是她馬上又斷定着道：『以我從前所幹的那些善事，這輩子也該享享福，』於是她啞然地笑了，彷彿一個利祿殷勤計算的老人被號稱活神仙的算命者證明他的泰運的實現即在目前似的自得着，驕傲着。

『李大娘，你的甘兒子，聽說做了大官，你這鼻涕搭到嘴裏，窮的可憐傷心的，如其這樣硬着磨苦嘆息的過苦日子，怎不捨着老臉皮找找他呢？弄個十塊八塊，這輩子也寬展寬展不？』本來這就是使她心癢意搔的言語，何況更加以老女人的殷勤懇勸的態度；她忽然又在不自意的閑談中聽到。

『噫，人家是多闊的人家，咱這窮的腥腥臭臭的怎樣進門那？』她慨然地凝想着那金碧輝煌，廣闊清潔的

庭院，而悔恨着自己應有的難堪。

『唉，這還不好辦呀！拿兩串錢去扯一丈老藍布，做個新褂子不夠了嗎？』那個老女人發着同情心地爲她計劃着。

『哼，曉得人家做官的人，還認咱這窮猴不？』她示着女人的內漲熱而外淡然的說。

『人不知恩還能做官啦！何用說他還是一點點你把他一口一口的餵大的，莫說人家都說他厚分的很，你去，不要緊，至少可以弄五十塊錢……』那個女人伸着指頭敦促着她。

這緊接的確定，幾乎使她欣喜得不知所可了。

『怎得幫你老嫂的金口玉言，莫說五十塊咧，少點也可以喇！』她皺起她滿臉歷過無窮數的，〔生活苦，〕而久已死寂的皺紋，笑了。

從即時起，她心中久已死去的野心和希望，勃然如槁苗之逢時雨地復生起來，而且與時俱增的張大着：從五十元起碼，一直數到她數不成數的幾百百元的數目爲止；終日在她心中雜亂着的那安放處與費

用處，不用說，就是她時常疑爲有金寶在埋藏的她屋中那一個最黑暗，最陰濕的角落裏，是可以埋藏幾十塊的；然而一身破舊的衣服，也須換換；飲食上：隔三天割二百錢的臄子肉和白糖，燉着喫，對於老人身體上的保養，也是很有補助的；這些也都是應當化的錢，其餘的，當然是買一付棺木方子了，可是這裏，她心中又生出疑問了：當兵的是見棺木非極去不可的，費了很大的的躊躇，始定爲只買方子，做成則是待她死後，一些慈善家的事了。她心中時而剎那間的安怡，使她覺着身上如衣輕絲的蘇和着，口中如嚼美味的香甜着，同時她的精神歡慰得將近於狂了。

當然的，實行做新衣服的計劃，以成爲她近日雜亂心思裏的中心問題了。

於萬有的計慮之後，她咬咬牙，決定在她屋裏的一個潮濕得黑暗得不堪視察的角落中的一塊黃石下掘出她近年來所藏的那幾串九十五個可以當一百使的過挑的大錢來，扯了一丈多老藍粗布，做了身新的褲褂。這才起身去見她從前所哺養的那個小禿頭的

近狀，於路上又把她曾經想好了的言語，又背讀，盡她力可能的多背幾遍。

路，她是熟的，住城中去，是從城屋後邊大路，一直前進就可以到，致於那彷彿有些變更的漠然的大門樓，在城裏西大街坐北朝南的那個大門樓，當然是她所從不曾忘記的，因為她的高昂的希望與野心，是曾經環繞着那裏騰躍，疊鋪着，在那裏起伏，平伏着，在那裏蕭索，而寂滅的埋葬在那裏了。

本來二十餘里的鄉路，已經使她疲倦得不堪了，而城裏的一切，大約是因為她數十年別離的緣故吧？都有些茫然了。她使力抽起記憶去識認，更加以肚中的飢餓，口中的乾渴，的確的，假若她目前有個方便的床褥時，不難叫她發生滿足長睡三兩夜的願望，然而「路不饒人」她是的確感着奔波的辛苦了，幸虧這城中的街道尚還簡單，經人三指兩拱嘴，馬上她就能明白，那個街上面是有個「西」的。

最後她歡欣的發現了，一條灰霧氤氳，吃搭聲雜錯的窄狹的街道，便是她從前曾經朝夕玩住的西街。

她有所懼懼的前進着，然當她有所狐疑的停住步，而仰面驚異着一所新起的大門樓的壯觀時，她呆然地被一種莫明其妙的幻想束縛住了，彷彿她忘了她現實的責任，她呆了。

『嘿！』一個使她魂魄震動的驅逐聲，『老媽子，過去！』

『大老爺，』她的「老伙契嚇的，莫怕，回，」的叫魂聲尚未念完，一個挺胸漲腹的鬍子，她在這門樓底下發現了。到底她是爲尋求「大官」而來，她的膽量立刻使她沉靜了，問道：『我請問你一個人……』

『過去，我不知道，』兩人漠然地轉向裏邊走去說『不要再在這裏糾纏。』

一個一走胖屁股一扭的形影，漸漸在二門中間隱沒了之後，她依着手中的破竹棍，一再將大門內外的輪廓描了一遍，口中忽然送出彷彿是換氣的沮喪的嘆聲：『噯——！』

然而現在一個記憶忽然跑上她的頭顱：她是來找一個大官的，他們——這大門裏邊的——彷彿應該

是「知道」她看看對面的門樓，她估量估量這新大門樓的地址，簡直彷彿她所來找的那大官，就在這大門樓裏，而他——胖屁股前面的人——爲什麼是「我不知道」呢？並且這應該「知道」的大門樓尙且不知，他——小禿頭——還能算是官嗎？她惑疑了，可是她也餓了，渴了，也疲倦了，她隨着退步就坐在對面的一個人影蕭索的大門墩上，向這邊裏門惑疑的凝視着，直看到她將她自己沉入一個夢境：彷彿她來尋找的那個大官，正在那門裏邊，她往日所住的那所由舊而改成新的房屋裏，正和她談着幫助她的言語，她正用十分力量，在她衰朽，疲乏的腦髓中，選擇適宜的言語以對。

然而夢是很容易過去的幻境，眼前一個老嫗發着「恨人事之難爲」的深嘆前進聲，使她離別她稀薄的幻想而覺實際的空虛，堪疑了。一種希求指示的需要，使她立起身向那老嫗卑屈地發問說：

『你這位老太太，我請問你一個人……不知你知道不？』

『你找誰耶？』那老嫗停住她駝着重物的八字腳說。

『我找姓楊的……』她彷彿覺着羞澀地支吾着。

『楊麼事？』

『說他的大號我還不知道……他小名我記得是叫個寶兒，不過我聽說他現在做了官。』

『啊，啊，』那老嫗頓然明白了似的答說：『你找楊大老爺，不知你這位老婆婆找他有什麼事情？』

『說起來也沒有麼事，不過想看看他……』她益發覺着自己的難堪了，

『噫，你這位老太太，常言說的好：「見面不相識，驕如不相知，」老嫗指示着說：『那對面的新大門樓，不是楊大老爺的屋嗎？你要找他，到對面那門裏去問問就問着了，你去，那——那對面，』

『呵，那就是楊大老爺的屋！』她即時驚異地隨着指的方向看去：這正是那說「我不知道，」的那個人的大門，她漸漸覺着有些沮喪地遲疑了，然而再去看那老嫗時，只聽得一聲「你去，那對面的，」她已一步一

傾倒地向門裏邊走去。

她寂然地又坐下石墩，然而她心中已不是先前充滿着熱熱的緊張了。

——貴人多忘事，是不是他還認得我呢？他還認我呢？剛才那個可怕的胖人，是不是就是他呢？………自然嘍，乳母對於小孩是有再生之德的，然而他不認我，或不認得我，我又有怎麼辦呢？——她游疑地默念着：——回去吧？………回到家中去吃什麼東西呢？去穿什麼東西呢？………錢………錢是一個也沒有了。——

最後她又記起左證她前途的一切幸福的語句：「不知恩還能做官嗎？」這似乎她的冒險有人保險了，她一再站起打了打了身上新衣上的灰塵準備作一次冒險的衝進，雖然失敗的恐懼，在她心裏轆轤的亂碰，可是當她前進的動作發起時，她忽然發現一大羣衣服楚楚，鬚鬚翹翹的紳縉，自東向西走來。當然的，她自己知道以她的「身分」是須得讓步的，可是等她再一留意時，他們都向對面新大門中的深處走去，現在又叫

她礙難前進了，因為在她心中：來了這許多客，她若前去，一則彷彿與那冠冕堂皇的大門很有玷辱。二則來客時，那個官當然沒有時間見她，於是她只得一再坐下，等候一個允可她去的機會再去，雖然天已很遲，而她的肚中很覺空虛難過。

她等着，她焦灼地等着，那羣她引為討厭的闊客，還沒有出來，又從那門中進去了許多使她在暗中詛咒的「老爺們，」最後，時機好似變成一塊堅石，她的尋找好似一秒針鋒，「刺入」竟然成了絕無可能的事實了。

太陽是已經斜到只有房脊上可以看出些許薄暮的暗弱黃光，她的飢餓，她的焦渴；她身體內的瘦乏的疼痛，使她在顯然中感覺着昏沉，感覺着不堪支持，這實在是她所意想不到的，以一個有恩的乳母的身分，而去找一個知恩的官，是這樣難的事情，簡直是她所夢想不到的，是的，在她平日所聲聞的許多以恩報恩的故事中，餓的也有，窮的也有，可是在聽聞的時候一切難過的情景，馬上就是幸福的結局的歡欣，是從不

曾有這麼痛苦地捱着肚子，扎住喉嚨等機會的，這真是她所夢想不到的！

然而太陽已是不知跑到何處去了，一往青灰色的光線，緊緊地將她的世界籠罩着，街上的行人的匆忙態度，她對面大門樓的雍容壯觀，已漸漸沉入青色中去，這時她的時機彷彿已經到了吧？然而就是不到，她將何以處置她自己呢？她的焦灼與飢餓使她在暗中流涕了；使她在流涕中決定：此時若再不去硬臉皮碰一碰，夜間莫說吃飯睡覺咧，像這黑雲陡陡的起着，一陣大雨，連躲雨的地方也沒有，她的決心使她一再從門墩上坐起，使她一再將她的游疑的腳步移動，可是未到那雍容沉靜的大門前，她的恐懼，也可以說是生澀，累累使她停住前進的步驟而作一種礙難的回想。她這種遲疑的態度，忽然使門中的黑暗處向她發出「回絕」的問聲道：

『喂，你是幹甚麼的？』

『大老爺，』她咕訥地數着字：『我是來求見你們的大老爺的。』

『什麼?』這分明是帶着討厭的怒問聲。

『我來求見——求——見——你——們——大——老爺的……』

『明日再來，有客，顧不得管你們的閑事。』

『我是她的——奶娘，求你替我稟一稟，那不是積福哪!』她強勉的笑着乞求。

『是的呀!明日再來，』說着那一對黑漆的大門，闔然拒絕她的閉上了，彷彿連她那「奶娘」聲，一總驅之於門外。

她將往什麼地方去呢? 她夜中在什麼地方睡覺呢? 肚中空虛，將用什麼充飢呢? 假若天落下雨來!……種種的問題，突然隨着那使她絕望的門合聲迸出了，她的失望的老淚在她頭腦中漲了，她週身的血流在她的骨髓中疼痛着漲了，她立不住她的身軀了，她就近坐在一個牆角中，啜泣着，她吞酸咽痛地啜泣了，然而誰又是她的勸慰者呢? 沉寂偉壯的大門樓嗎? 然而現在已是被黑夜吞沒了，她自己的幻想嗎? 然而已被她的忍受吞食了，她現在的伴侶，除了漸漸深下去的

黑夜，只有緊逼的冷風與雲隙的寒星，無色的冷壁與無聲的凍石了，她漸漸覺着寒冽，漸漸覺着空乏，她摸摸她身上的衣服，視覺的餘影告訴她是新的，而新的單衣與她有什麼用處呢？因為寒冷時所需要的不是新衣，她緊緊地壓着肚腹，想想明日她見了那官後的尊榮，而尊榮與現下的列滾的煩滑的飢腸，有什麼用處？因為飢餓時所需的是現實的麵包。她戰慄了，她的戰慄使她丟開一切的幻想而向牆角中收縮着她的身軀，然而她的寒冷益發加厲着。她的那孔隙擠滿的破屋，穢污堆積的破被，現在都成了她想像的安慰品了。而且，的確這些東西是實在屬於她的，是她現在所只可取得的東西，然而這些之渴望，又實較她兩旁冷壁中所包被的可想而不即的安煖，實覺難能取得，因為她現在所據為實有的，沒有已往，也沒將來，只有現實。

井壁上的青天，漸漸沒於埋葬一切隱蔽的黑雲裏，這是她所恐懼着暗想的『假天要昇了！……新的衣服……我的……明天。』

然而希望的切盼，常常是不如無意的恐懼之堪證實的。本來當這秋盡的時候，這種帶着細雨的寒風，常常是在無意的突然中來逼追着窮人戰慄的，她極力收縮着她的身軀，極力愛護着她的新衣，然而她身上的敏銳的觸覺，馬上使她知道冷的雨是已經浸入她的身上。

戰慄從她肢體浸到她的牙齒，寒冷從她身上逼到她的心中，她的疲緩的血液，漸漸被寒冷滯塞了，她的肢體僵木了，她漸漸離開這難堪的感覺而昏迷了。

她彷彿已經脫離一切的希望與野心，與回憶的悔恨而悠然睡去。

次日，人們都集在四城門樓中的廣告欄前，爭看着新貼的警察所的一張佈告，內中有一個老人，憐憫滿腔的念道：

『爲佈告事

照得西街於今晨發見無名女屍一具。年約七十餘歲。面色土黃。身穿老藍棉布衣褲各一件。當經

本所派員驗明。實係因年老凍餒斃命無誤。今已
飭令西街地保暫將尸身移停於城隍廟前。並晾
尸三日。以備認領。仰該屍親族於日內急速來所
具領。毋延。特此佈告

河南L縣警察所

十五年五月一日



推磨的老徐

其實在他的眼睛初失明的時候，也是和我們閉上了眼睛走路一樣：幻想着許多可怕的毒害，要在他的現實的第二步的進程上發生：是一壁如鋸齒似的生滿石釘的高牆嗎？是一個披滿針刺的鐵柱嗎？是一坑藏滿毒蛇惡蟲的泥水嗎？是一個簡直不堪測量的深澹的古井嗎？這在他現實的一步上，是只有恐懼，沒有經驗的，雖然他手中的一截死竹棍，常常告訴他，他的最近的前途是平坦的，然而當他前進的時候，他常常總是意識着這些恐怖而使自己戰慄，並向自己發生游

疑。我是前進呢，還是回去，這前邊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是的，那些可怕的境地，天下是的確有的。可是這些境地是不是就在我這前進的一步或是在我前進的數步？或者在我這前進的途中不知什麼地方？是的，假若在我前邊一步，我的這長眼睛竹棍——是會告訴我危險的。於是他又依前前進了。

可是他在默然的前進中，又常想趕從前那些聰明人擺制瞎子的故事：用好言語使他遭那些滑稽的惡劇，或者將他碰倒而博人們一噱，或者用一個較好的法子將他推在那成為恐怖的毒害中。然而即時他回憶到他從前在有眼睛的時候，常常作的那些保護瞎子的事，這些毒害於是又立刻化為吉祥的幸福了。因為他想起世界上故意擺制瞎子的人畢竟少，而且那些故事不過是人們編着說笑的罷了。於是他的前進又誠為平安的事實，而且他還決定着想：就是萬一有那些的可怕故事發生，他的謹慎的心也會為之免除的。

生活是這樣橫着來壓迫他的：在他有眼睛的時

候，終日與人爭毫較釐的，倒也不覺得什麼。而他的兩眼一失去光明，步步實現在他的面前的，都是深澹的嵌阿，崎嶇的荊棘，自此生活也便使他覺着是難以維持的。

他最後的擇業，那就是去與人推磨了。所持者他這僻野小城中，機器粉麵還不能行到，而且簡直除了少數人知道機器可以走路以外，絕沒有知道什麼是機器可以製麵的。這樣他可以賺些小利，把他現在所唯一據有的——生命——維持住。

他的恐怖，就在這樣的重担壓着的熟轉的圓圈中漸漸失去。因為他在這樣的圓圈中，一天到晚，是從不會遇有那樣的危險的，雖然他還不時回憶着光明而懊惱，然剎那間過去，他又夢想着將來他跳出這個黑暗世界的時候，他會看見他在耳中所見的那些陰司裏的冷肅肅，黑漆漆的青波微光。

這日的清晨，他的破屋門的響處，有個聲音來告

訴他說：

『老徐，今天我有二斗麥，你有工夫沒有？有工夫替我磨磨吧。』

這個聲音立刻使他憶起一個主顧的面孔，立刻他又替這個面孔配上了一所那麼高大的房屋。他的感激心立刻使他應允了。

那個聲音去後，一個利息的計算立刻跑上了他的閑散的頭腦：今天，明天，又不用打吃的飢荒了。並且明天一到天黑，二十個銅子的財產的增加，使他的十幾多串那麼粗那麼長的舊有的財產，又長長那麼高一截了。當然的，那麼高的一長截，是可以分作兩這麼高的短截的。這麼高的一短截，是一日所賺得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就有三百六十個這麼高的短截的進項，十年就有三千六百個這麼高的短截進入。

這似乎他有些惑疑了：

——十年有三千六百個這麼高的短截進入，彷彿他現在已經有不可知的長的財產了；而在他的計算中，自從他做這個勞工以來，已經有十幾多個年了。

——因為他記得，自從他瞎了眼睛以來，已經有十多個他所最怕的寒冷的時期。最後他又想起了：——他的窮得，除了很多無工作的日子外，吃喝穿住，雖說刻苦異常，而廢去的也的確不少。現在的所有，是他由個積成十，由十積成串的一點。於是他又默念着：『再有十年，我就有兩個這多了。』

他欣然的依舊提了那個他素來稱作伙計的竹棍，拽上了門；順着他記憶中的熟路，走向那不知什麼樣子的住在那麼樣的高大的房屋中的那個熟的面孔了。

當然的，於路是要經過一個小街，出了這小街便轉入他素知的寬暢的大街。

『哼…哼…哼…』是夏天蚊積的聲音吧？

『轟…轟…轟…』是天上雷震的聲音嗎？致於什麼危險，他是絕沒有想到的。

『看，火車來了！看，火車來了！汽車來了！汽車來了！看！』人們的驚嚷聲。然而在他，也沒有喚起什麼異樣的印象，因為在他的意識中，無論什麼車，人不會硬

推着朝人身上上的，致於車上邊加什麼「火」和「汽」，對他當然是不成爲什麼問題的。

他似乎有所等待的戛然停住步。

一個衝碰的突進力，將他好像一陣狂風掃落葉似的，摔倒在街的中間，隨着便是一個極重的壓力，從他身上扎過：

『不好，壓死人了！』羣衆的嘍噪聲，然而他已是昏迷了。

許久的時間過去，他彷彿從夢中悠然的醒來，羣衆的擁擠聲，驚異聲，憐恤聲，同情聲，使他知道他現在被人們當作一件奇物圍觀着。然而他呢？他是已經沒有再動作的能力了，雖然他現在並沒有感覺着如何的痛楚。

『噢！可憐呀！這腿再也接不住了！你看！骨頭都斷了，只有那一塊皮連牽着得！』羣衆唧唧噥噥的聲中，忽然飄出一個老女人捏着脖子的低訴聲。

『喲！這不是推磨的老徐咧！也不曉得那前生沒有

做好事，看流多少血，把地就染紅了。」又一個女人提高嗓子的驚訝聲，使他有所感覺似的，突然將白眼向天上瞪起。

『哎呀！』一陣裂骨的毒痛，他深切的感到。十餘年他不曾見有光亮的世界，陡然如爆花炸裂般，散出無數的金色火花，然而立時又消滅了，世界又黑暗了，像漆一般的黑暗了。他的痛楚也立即消失，他再沒有感受痛楚的知覺了。

十五年五月九日

偉大的靈魂

夜是如何深的時候，四野被黑暗與寒氣籠罩得死去一般的寂靜着。這一個曠野的荒村上，漸漸有些人們謹心的夜行聲發生了。而且從他們的腳步聲上，我們可以聽出他們的謹心是從進這村的路口，始寬放下來，並且愈走愈覺有力似的，逕直地奔到那幾間外面已朽破的茅屋中去。

『老大，我覺得我們要不去把這幾張葉子牽回（一）來，知他娘，還能在外面露頭嗎』這是一種何等慷慨地報復的低聲，隨着腳步的旋轉聲洩出。

『是的，等着老二來了再說……可是咱們要先着（二）個兄弟去探探他們的窩子（三）麼』這當然是老大的計劃。

『當然要去踩（四）踩嘿；不弄清楚，我們到那兒去抓（五）呢！』

『誰去？』老大的問聲。

……

『奶奶的屙！我去，小娃子插（六）過來一隻』靜默中，突然响出一種切恨的聲音。隨着這聲音而起的便是一種沉重的巨足的趨進聲。

『好，老么去，看看他們到想什麼。可不要和他們造（夕）。』

『知道，插過來吧！』

一種欲踏破非義的急足聲，快快地從這村中步出，漸漸在黑暗中消失了。

『娘啦屙，他們真要污她們，我們非把他娘啦屙做了不行！』這屋中又在狠狠地議論這一件莫明其妙的

事情。

『自然那，這樣幹法，我們不去牽過來，實喪了我們的名頭！知他奶奶，上下幾百里，那個不曉得咱們老連（八）？』

一種粗重的脚步聲，自遠而近地响來。

『唉，老二來了吧！』突然又一個警醒的聲音。

『是的，是的，是他來了。』老大一面答應着，一面向外打着招呼道：『是老二來了？』

『唉，你的耳朵還中（九），我的脚步聲你也聽得出。』一個黑大而闊野粗漢，冒冒失失地從外邊闖進屋中。

『老二，弄壞了！你知道麼？』

『什麼，怎麼弄壞了？』老二從他身上取下長槍，與一袋子彈，就近往牆上掛着問說。

『怎麼弄壞了，昨天咱和陳小五杆上集攏拈（十）的那兩張花葉子，今天聽說他們要完親，這是什麼話？』老大氣憤地還沒有述完，老二立時又將長槍奪在手中說：

『媽啦個屁，我怕他期孫想吃俺三八式洋點心。』

說着將槍往身上一掛『老大，等我去把那兩張葉子牽回來。』

『老二，不要忙，我已經叫老么去看去了，他們真不給的時候，我再和他造怕他一時能飛了天上去。』老大阻止着老二說：『抽兩口，這是昨天弄的那好西土。』

『知他閨女，他要完親，我先叫他完了清着！』（十一）一面老二又將將從牆上取下來的長槍與子彈袋依舊掛在牆上，就近，歪在老大的烟攤這邊，拿趕煙織子在大烟洞中織了兩織，挑起一滴稠煙在燈火上燒着，一面又向老大問說：

『怎麼說的耶？他着人來跟你說了嗎？』

『我聽說王老九說的。』

『媽的戾，真是狗貨！見了兩張花葉子（十二）就把自己的根本忘記了。知他閨女，咱幹這不是爲錢嗎？真是賴孫！等馬上老么回來了我去問他。』老二將燒成了的烟安在斗上，並不遜讓地自己吸着

『等老么回來，咱們都去問他。』老大附和着說了

一句，彷彿有所隱示地突然向外邊警視着。既而又漸漸鬆弛地轉問老二說：『老么回來了吧！你聽，這不是他和誰在說話的聲音。』

『是的，這大約是他。』老二亦附和的斷定着。

『知他奶奶，這小舅的話真不好說！』老么走進門來向老大氣憤地說。

『他們怎樣說的？』老大問老么。

『怎樣說的，他說他的下水湯（十三）並不是爲的做官發財，就是爲的弄個好媳婦子。今天既然弄到了，他情願出票錢在老大面前買。知他祖宗，看他那樣子，今夜是非睡板倒覺（十四）不可的，真是狗貨！』老么氣憤地坐在屋下邊草舖上。

還不等老大發言，老二突然將煙槍向舖上一扔，挺起身將掛在牆上的長槍與子彈袋向身上一披，口中氣惱地咒罵着：『我親自去取這兩張葉子，看他個期任給不給；不給不做他個小舅！』

說着，還不及老大起身攔他，他已匆匆地跑去了。

『老么，去給弟兄們都叫起來，我們跟着老二去看

一看。』老大也從舖上走了下來，命令着老么，老么起身去了，老大自己也收拾了收拾他隨身的長槍短槍。

從一條很熟習的道路上，老二彷彿如赴急難似的向一個他所要決鬥的地方，他所要為公理，大義而決鬥的地方狂奔着。他忘記了他往日為什麼掙扎着生存，他忘記了他將來的宏願，他忘記了世界上所關係他的一切，他忘記了他平日所留戀的一切，他記憶中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他現在成了一個真誠的空虛的孤獨者了。他現在的所有，除了他手中將要為公理大義而決鬥的神聖武器之外，只有血與熱了，只有將要為公理、大義而噴發的血與熱了。假若他現在要是有所思慮可以使他遊疑時，他不是還可以退一步想，或估前計後，或較量大小而自己可以不身臨危境嗎？假若他現在有智慧可以使他計較時，他不可以集齊衆家兄弟如拈鴻毛一般，如反掌一般輕輕兒將他惱憤的敵人捉住嗎？不的，他現在撇去了思索，丟開了智慧因為這都不過是俗人的一種狡詐的算盤罷了。而對

於自己傾覆在剎那間的神聖事業，是無用的呵！他背着槍桿，眼睛鼓着目標，心中研究着將要爲公理，大義而噴發的血與熱——言語。他是何等猛勇的向前急進着呵！他衝破一切虛偽的惑疑的假面具地急進着。

似乎還在遙遠中的目的地，已經在他面前的黑暗中發現了。他現在好像已經成了一個衝鋒的兵士，他現在彷彿已經成了一個殉愛的情人，從他面前飛過去的一切，彷彿都在默祝着彼蒼：「再過二十年，還有這麼一個英雄在世！」

他從無阻攔的門中闖進，他再從無惑疑的路上奔入一間小的臥房中。這正是他現在就要同他敵人決鬥的場所了。

『誰呀！』一個隱在門後的叱問聲。

『我，陳小五，你怎麼要黑（十五）朋友！』他手托着實彈手槍質問着。

『呵，老二咯！我不會黑什麼朋友……』陳小五立作惑疑的答

『沒有黑朋友，請你把葉子交出來！』

『老二，實不瞞你說，這兩張葉子兄弟想留着自己。』
『老大要票，我給票錢，』陳小五堅執的反駁他說。

『媽啦戾！』

『拔儿——，拔儿——，拔儿——，拔儿——，……』

『噯！』隨着雜亂的槍聲响出的一種血熱炸裂的宏音。

我們的英雄被有準頭的槍彈射中了。他倒在地。上時，雖然在倏然間還有未成功的遺恨，然而馬上他連這最後的遺恨也丟開了；他死去了。

『老二！』這是何等的一種驚駭震蕩的喊聲。然而這已經成了永無回響的空寂聲音了。陳小五立時從門後躍出，探探老二的口中，探探老二的傷痕；然而這已經都成了他自己絕望的劇痛的根源了。他看看地下躺着的漸漸由赤紅變成土白的老二，他看看自己手中的槍支，他的劇烈的追悔，使他立時扔了手中護命的實彈槍，狠命地擁抱着那漸漸死去的老二。宇宙間一切孤獨者的懷抱，使他在心靈裏喚起熱掣的同情，他頓然着自我的空虛了。他現在成了自己的罪人。

了！他現在成了一切朋友的罪人了！他的血在他內中奔湧，他的熱在他內中燒騰，他現在忘記了一切生之興趣，而覺出死之光榮了。

他立時從死屍手中奪過那未射完的實彈手槍，一樣敏捷，毫無游疑地對準自己的腦袋；詛咒一切毀滅地將射擊的機紐挺動了。

『拔儿——！』雜着他屍身跌倒的槍聲，使靜默的一切依然還歸靜默。

等到老大和衆兄弟來時，一對死屍疊錯的惑疑，誰又來爲之解釋呢？等他們用着他們普通而簡單的推測，判定誰爲義勇，誰爲卑劣；誰當以盛殮埋葬，誰當舍之荒坵的光榮時，一對英勇的偉大的靈魂，在啞默無言的冥中，互相攜手而微笑了。

(一) 葉子——即土匪所綁之票。牽——即取之意。

(二) 着——即使之意。

(三) 窩子——即土匪窩藏的地方。但有時亦用於他們所將搶劫的富家，如踩或打窩子，即探聽——

家虛實之謂。

(四) 蹠蹠——即探探之意。

(五) 扒——即毀滅之意，俗爲打。

(六) 小娃子——即手鎗。插——即拿之意。但有時亦用如藏字，如插票，插槍。

(七) 造——即兇鬧之意。

(八) 老連——是老大的本，名雖因用之過久，遂有點招牌的意義。

(九) 中——即可以之意。

(十) 集攏——土匪避諱合字，所以用集字代替合攏的合字。

(十一) 清——本清賬意，此處用爲結果。

(十二) 花葉子——即女票，土匪呼女人爲花。

(十三) 下水湯——此處湯用爲動詞，蓋謂當土匪之意。並土匪自呼爲「湯家」。

(十四) 板倒覺——或舒坦覺，均爲摟女人睡覺，或交媾之謂。

(十五) 黑朋友——即欺朋友之意。

臨 死 的 夫 妻

他們的夫婦，真算得人間最美滿的夫妻了。因為舊式的婚姻，在生活的進行上，幾乎就不見有他們那種彼此綢繆，互相體貼，若一對美麗的鴿子之相依着——慈祥而相愛地。

本來他是一個勤勉而有志的留美學者，而她也是一個國內著名的大學的學生，當然的，同是受着社會上許多仰慕和欣羨的。可是在他們未結婚之前，也和一切舊式夫妻未結婚以前一樣，心中互相懷着極紛繁的幻想與恐懼，然而他們中間却隱然有一種永

遠我是不能屬他人的態度，雖然在實際上，他們除了「親愛的母親爲我們訂下的」一語外，絕無其他——如寫信，交談之類——的關係，而且就是當他們結婚的時期到的時候，他們彼此還是陌生的，不像我們現在的一些青年一樣，無論如何，在結婚之前是非得有幾次——至少也有一次——的談話或寫信或……

他們的結婚是由他們的朋友和親戚介紹。「他們的母親現在是已經死去了。因爲他是留美學生，她也是大學生，所以他們結婚的儀式就很早的宣布：採用「最新西式」。所以在他們結婚時候，親友參加的非常之多，幾乎出人意料之外，雖然有些來的並不是帶着恭賀的使命

在這一天裏他們是何等高傲而歡欣呵：胸頭幾乎有一秒鐘能從新生熱的歡喜地狂跳中甯靜下來，去作些回憶與擬想。所以臨到最新地西式的婚儀舉行，新郎是從幾乎不能支持的杜撰地拮据地言語中，報告了他自己多年渴慕的熱情——自時時激蕩在恐怖與狂歡的大海。竟於不識不知中，他的求愛的

旅行的花船是時時向着他認為極幸福的方面走着。繼續他的言語，新娘又窈窕地將她帶含羞之笑的嘴唇裂開，說出她自己覺察他們的結婚意義，不在滿足個人的慾望，而在彼此互助起來，將今日之人類，更進步地改良一下，並且……所以我們在結婚之前不交談與不通訊。總一句：就是我們為儲蓄多量的愛，彷彿來登瓶之於電流一樣，以備一旦暴出極大的大花之用的。當然的，歡喜若晨蠅的客們，要轟然而稱贊的。

次日便是蜜月開始的日子，他和她都裝束得像兩團錦花似的，手挽着手，前領着送行的諸親友，細細地談着他們昨夜不曾說完的多年儲蓄的言語，緩緩地向車站上走着。北京的冷慘的黑灰，都彷彿迎着春日的朝陽，而變為明媚，和緩了。就是多日不曾找着飯吃與不曾洗臉的乞兒，也在路旁，迎送着將他們的白齒和紅眼睜裂開露出可怕的猶笑，表示他們因為歡樂的快感而忘却飢寒的酸辛。

剎那間，轟然駛去的火車，便載去這一對新生的人類改造者，至於載到什麼地方，倒是連他們自己也

不能預知的，大約是什麼時候不願坐了便下去遊玩。

他們在車中向外面觀望着，隨即倒去的人物，因車的進行，彷彿都不曾與他們以任何種的印象，雖然他們是抱着改造人類的宗旨而結婚的，而出來度蜜月的。他們現在的所有，只那天地間無間斷的長綠，映着新的日光，所逞出的歡欣與美麗。到他們疲倦，天已是到了黃昏的時候。這又是一番新的景色，足可以將他們疲乏了的精神喚回。火車是在追趕太陽嗎？快呵！急馳的火車，現在才顯出你能力薄弱！

宇宙漸漸吐出牠詩意地神秘的暗霧，披上牠清細的黑紗。

不久，他們就遊到很有名的山，很有名的水，使新郎憶起許多美國人工製造的美麗地風景來。加以修改和粉飾，當作他們因地適宜的談話材料。有時他們坐在長厚的綠草氈上，讓太陽擁護他們的身體，讓野風深吻着他們的心靈，他們的凝想由近而遠，直到連他們自己也不可凝想的遠的地方，他們默然地呆着，

彷彿在描寫着遠方與他們一樣的一對愛人的形態。
最後他們都啞然地被一句「你在想什麼？」的問話激
笑了。然而他們是如何的愛慕着呵？他們在不知不覺
中擁抱着了。接吻可以表示他們的愛嗎？不的，他們將
舌頭互相吐到對方的口中，含包地緊倚着，也覺不能
表示他們愛的萬分之一。他們忘了他們是在曠野中
了，他們彷彿瘋狂了。他們的長而重的擁抱，他們的久
而深的接吻，直到飛着的鳥兒，帶着「有人來了」的暗
示，喚醒他們醞酑的神經時，方蘇鬆地各自站起身
來，彼此含情地微笑着，讓陌生人們用忌妒的眼睛睜
着過去

他們的游玩最後到了海濱，他們是常常手環着
腰部地相互擁護着，用一種遲緩而輕怡的步伐，遲遲
兒向海濱走去。悽歷的海鷗，高傲的天鵝，濃厚的遠山
峯，在明媚而聒靜地闊展無際的鏡面中蕩漾着，疊摺
着，使他們從前所有的無限渴慕的抑鬱，在海之上，波
之間化作淡淡的輕風散去，他們沒有了言語，因為粗

笨的言語，似乎防礙他們彼此細緻的心情的遺洩，溝通他們的身體，彷彿登上了他們的幻想在碧波盪碎的倒影上建築出的玉塔，儼若仙人似的輕怡地舞蹈着。他們看着他們自己走到浪痕疊錯裏，和一切明麗的魚兒握手。他們彷彿覺得他們的身軀縮在風掠起的細軟微波上，海鷗掣過的浪花間，任輕風蕩他們到仙宮的深處，他們癡呆了，他們所有的聰明的銳敏的知覺都被幻想吸去。他們忘記一切的呆立着。直到夜潮剛上時的寒氣將他們激醒，他們始匆匆地轉回旅寓中去，並且默然回溯着。

他們的蜜月是這樣的甜蜜地度過去：幾乎一人的一舉一動，沒有不關切到他人心的顫動的。他們現在實在恨着他們不能變成一人，還有許多地方只有關切的痛苦，沒有同受的欣慰。

不久他們便被生活問題折開。一樣地又度着往日的渴慕的生活。如他們所說：惟其如此，他們的愛情始能保持永遠。不過他們的折離的渴慕，如從前不一樣的：是有限期的，有對象的。

一年，兩年……時日漸漸讓他們的生活輕怡地度下去，他們時聚時離的度下去。的確的，他們的愛情是如他們所料，是始終不渝的。

七八年之後，他們雖然做了三四人的父母，而他們的生活還是簇新若錦花一樣，充滿着新的愉快，充滿着活的精神，並且覺着時時在往新的境域內開展着。

這是一個秋天的氣候，陰晴無定，冷熱不均，她突然被病魔纏住。她現在是病了，然而他呢？他還在遼遠的天涯爲生活而奮鬥着。她病了，她病中思念着他，她的渴慕逐着她的病勢，她的病勢趁着她的渴慕，直將她的微病送到危險的境中。她從前絕不擾亂他心的決心，現在也不由自主的要放棄了，因爲她的渴慕的忍受是與時俱增的呵！由她的朋友替她電告了他一聲。的確的，他們的愛情是直到現在還保持着生死相同默契的。他立刻悲悽地奔了回來，彷彿赴他的生命一樣，他看見她的病容，他悲悽的笑着，他緊緊將她的

手握著，他重重地將她的身軀擁護著，他諄諄地安慰著她。她現在病勢已經到了危險的時期，他的生命也只有一線的轉機呵！他心底裏邊悲悽著，絞痛著，他不堪支持的支持著。

『娟，你不要難堪！現在一切都有我呵！』他偎著她的臉說。

『立吾，我對不起你，我恐怕我是不能久陪你了……你不知，我的病是不能挽回的了！……只有你活着，我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現在我知道很清楚，我的離開你只在剎那間……』她緩泣著，彷彿割捨她割捨的生命。

『娟，不要緊，一切都有我呵！你安靜些養病吧！』

她忍受地默然良久，彷彿有所沉思。然而她又忽然睜開她那一幅因久病而殷黃的大眼睛，向他一再惑疑地看了看。她似乎有所惑問，他立刻問說：

『娟，你想什麼？』

『咳，立吾，我的病，我告訴你，大半是由於思念你，不知你知道不？現在我希望你知道……立吾，我請你

將我們的孩子，都叫到我這裏來……因爲一忽兒他們都要變成了世界上最可憐的孤兒了……我將叫他們要愛他們的父親……』她強勉地將她的流淚的眼睛閉上。

『娘，』這是兒童放肆的懇切地哀呼呵！她的淚立刻透去眼皮而外落了。

很大一忽兒都在默然中過去，她始強勉地睜開淚眼，看看她的兒子，看看他，她的呼吸漸漸顯出促迫來。

他現在已成了一個將失侶的孤鴻呵！他悲悽得幾乎癡呆了。

『立吾，』她忽然抓住他的手，懇切地告他說：『現在不容我不說了。我們……的愛情總算濃厚到極點了！我們也快到分別的時刻了。我想着我的一切，你一定可以原諒……我告訴你，現在我求你允許我一件事，我爲着要尊重你的自尊起見，我求你允準我一件事……』她用手指着她床頭的一個小皮匣說：『我求你不要將這皮匣打開，並且立刻替我燒了……立吾，你

愛我的身體，我求你還愛我的靈魂……』她突然不能再說了，他的呼吸立刻異常地促迫起來，她還在用不堪支的手指顫動地指那小的皮匣。

他的悲傷彷彿立刻變成了恐懼，他立刻拿了那皮匣和一盒火柴出去。她睜眼看着他拿去皮匣，拿去火柴，她始閉上眼眼，安然地去忍受她呼吸的促迫，似乎她想享受她最後一刹那的安平。

很短促的一忽兒，他突然又闖進屋來，立在她的床前，手中拿着幾封舊信，兩眼憤火欲噴地向她詛咒地貓視着。

『你還有這樣的秘密呵！』他厲聲向她說。她睜開雙眼，看看他手中的舊信，看看他的面色，似乎想掙扎着來奪，然而她現在已是不可能了。她臉上突然紅了，紫了，青了，白了，她一句話也不能再說出了。

『哼，我能被你騙八九年，你真算能手！』他恨恨地將信拿着，迅步走出去。

她看看圍站在床前的羣兒，大衆都圓睜他們疑懼的眼光，直地向她凝視，他們都是沉在死的恐懼

中了。她在死的忍受中，彷彿還有些追悔的眉頭皺起。

『孩子們，爬出來！』這是從沉死的啞靜中，突然送進房中的一聲叱斥。她立時閉上她欲哭而無淚的眼睛，他們恐懼地互相看了看，始無知地向外挨着次序走出。

她不久就咽氣了，在死去的靜中，我們所能聽見的唯一在氣憤的哼聲中不時的織着猛掀紙片的沙沙的聲音。

十五年十月一日

今題 123 佳

猶豫的哥哥

現在我很痛恨，因為我在我的靈魂中好像走入了一個惡劣的家庭，一切都彷彿背後有了唆事鬼似的，在使我們的父母難受。他們，我們的父母，自然也如人間的父母一樣，對於他們的用血肉生命撫養出來的孩子，同是一樣愛撫的，如愛撫他們自己的生命一樣。

他們現在是已經老了，然而他們的精神還似嬰兒，我是何等護愛着我們父母呵！我痛恨着一切都在使我的父母老下去，彷彿有了鬼似的。

因年齡的關係，一日我們父母叫着我大哥哥說：『大兒，我現在是要隨着時代逝去了，你將我的生命拿去，不要害怕，不要沮喪，向前走去，你將有更偉大的生命，在你的前途待你得。因為你還有一羣可愛的弟弟陪伴你。你也要知道我的這生命是有着萬丈崇高的光芒的，他能燭照這世界深澹到地獄裏的黑鬼的心中，並且爲之洗刷一切穢積。你拿去，你永久的拿去，可是你不要永久據爲私有，因為牠有震毀你一切的心靈的能力，並且立時在世界的眼睛上顯出你所有的心影，若你老了或有疲乏現象的時候；因為他是不能留在時代一個人身上的，等他被自然奪去，付與他人時，或在你的身後時，你的一切都彷彿在愛克斯光線下了。這時你的生命也便偉大或渺小了，不過這完全看你的心，偉大的光輝是在你的心上建築起人類的生命來，渺小的光芒也是在你的心上建築起人類的生命來，孩子，自去吧！』

父母展開他們思想的翅膀，隨着時代飛去，雖然地上還留着他們的最深刻的生的痕跡。

大哥的心謹緊地捧着那生命，幻想着光將怎樣在他的心上建築起人類的生命。

父母的生命的光，耀徹了他的心，他的生命在隱微處顫動了。他挽着他的一羣弱小的弟弟，從時代與父母飛去的地方前進了！

他發現了人類的心是污濁的，他向他的弟弟們說『人類是可詛咒的，你們看他們的心是污濁的。』

他的稚弱的弟弟們點點頭，他有勇氣了，他在前進中詛咒着人類的心。

他發現了人類的心是黑暗的，他向他的弟弟們說：『人類是可咒罵的，你們看他們的是黑暗的。』

他的稚弱的弟弟們點點頭，他有勇氣了，他在前進中咒罵着人類的心。

漫漫的長夜，他秉着父母的生命的光向着他前進的途中暗的深處探尋着，如靈魂乞討者一樣，冷風的寒緊逼催着他，路的暗礁阻攔着他，氣的黑暗重壓着他，他的發現的心禁拘着他，他的一羣弟弟緊跟着

他，雖然探尋的眼光是各不一致的。『嚴緊，嚴緊！』他的言語又在他的嘴唇上顫動了：『人類的心，是要永遠黑暗的！你看，我們的光只能使他們顫動，不能使他們回頭探尋自己，他們是要永遠的黑暗了！』他沮喪着。

『哥哥，這樣的境況，實在悽寒啊！』他的弟弟們說。

『是的，境況是悽寒的。』他漠然着。

『哥哥，這樣的境況，人類實在悽寒呵！』他的弟弟們說。

『是的，這樣的境況，人類實在是悽寒的。』他漠然着說。

『哥哥，這樣的境況，怎能使人類不悽寒呵！』他的弟弟們說。

『是的，這樣的境況，實在不能使人類不悽寒。』他漠然着說。

『哥哥，你看人類悽寒得只賸一架骷髏在顫慄了！』他的弟弟們說。

『是的，人類現在只有顫慄的骷髏了。』他凝視着

前途漠然地說。

長夜儘是漫漫着，一切都在緊緊的逼壓着。他沮喪的恐懼使他回頭告訴他的弟弟們說：『夜既是已經這樣的深澹了，明天怕是不遠吧！』

『哥哥，盡力的走去吧！明天反正是終有的』他的弟弟齊聲鼓勵着他說。

他點點頭，勇氣地向前衝進了。所有的眼睛都在顫動着向四面黑暗處探索。

『一羣呆子！』黑暗中顫動的骷髏吱叫了。

他們微笑着

『呆子！』黑暗中骷髏顫動着吱叫了。

他們微笑着。

『哥哥，將光放大些，我們向黑暗中去看看吧！』他的弟弟們說

『不，我們有的是路，』他漠然着。

『哥哥，路上怕是永遠不會有東西的，我們向黑暗

中去看看吧!』他的弟弟們說。

『不,路是有終點的。』他強持地說。

『哥哥,父母給我們的生命的使命,是洞燭黑暗的。』他的弟弟們說。

『不,路是當然的前途。』他強持地說。

『哥哥,終點是永不會有的,而且我們要終點也沒什麼用處,往黑暗中去看看吧!聽,骷髏又在吱叫了!』他的弟弟們說。

『不,終點是我們可以養傷的地方,你看,我們的身體不都被冷風的逼摧,路的暗礁,氣的重壓所鱗傷了麼!我們還能在「呆子」的譏笑聲中而符他們骷髏的願望地死掉麼!』他堅持地解說。

『哥哥,犧牲不是父母給我們的生命的使命嗎!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養傷的終點,是洞燭黑暗的犧牲呵!』他的弟弟們懇求地說。

『是的,犧牲我們是破着犧牲的,不過養傷也是我們生命的必需呵!』他堅持自足的說。

默然,從這默然中路途在他們中間沉起一種非

難的啞寂。

良久，毫無感觸的鞋底擦地的聲音，使他漸漸覺出「壽終正寢」的可怕。但一警醒，他發現了他遼遠的四周都有着火在黑暗中燃燒着，時時在那黑暗中必必剝剝地爆出殷黑的火花。他恐懼了，他看看他的前途與後路。他惑疑日光的火在他四周騰起；可是他再一回頭時，他發現他的弟弟已經零落到稀鬆的幾個最稚弱的。他陡然覺着自己孤零。他沮喪了，他的沮喪漸漸使他憤怒那猛烈的火簇已經包裹起他的四周，他憤恨着他沒有夷羿的射日的寶弓與重箭，將那兇猛的黑火射滅；他沒有牛魔王的寶扇，將那鋪滿他前途與後路的烈火扇熄；因為他現在已經知道那着火是他那些非難他的弟弟們在他的不知中跑去用生命縱成的。

同時，他耳中的替代那黑暗中骷髏吱叫聲，都是使他悚懼，使他憤怒的必必剝剝的着火燃燒枯物與他的弟弟們的熱切的呼「哥哥」衝來的雄聲。

等他心中的詛咒，咒罵着一切的對象失去時，他

的那些在他的不知中跑去的弟弟便成了他切恨的集中的狂怒了。他忘了他懷中所擁護的父母遺留與他的生命的光輝，他忘了父母所叮嚀他的生命前途偉大，他的一切都在默默的時間上，隨着他的憤怒被他丟掉。

當他在路上因欲報復他弟弟們站住的時候，他看看他的切身的四周，統通為黑色的火光籠罩着；他看看他的前途與後路，都為兇猛的火光掩蔽着；他看看他腳下的為死灰鋪滿的死地，他看看為火光映射成殷紅的天空。他的站住都戰動在毒很的痛咒中了。

『哥哥，來吧！衝來吧！光明已經籠罩住你身周的黑暗了，冷悽了。哥哥！衝來吧！』這是何等熱切的呼聲，然而現在已經變成他抓不住的嚙吞的憤恨了，他獠野地睜着尋隙的眼睛站住

朔日的新月，漸漸從東南方遼遠的天涯，被殷紅的烈火燒起，包裹在身旁的一切都顫動在欲脫離黑暗的掙扎中的時候，他覺着他的世界的冷悽空洞了，

更從這空洞中他聽出隱在他身體幽邃的角落中的欲答他弟弟們的迫切的喊「哥哥，衝來吧！」的聲音。

然而他現在聽覺已經失了辨別方向的能力，他不知他的「衝進」將向何方好了；雖然他此時已經清楚地知道那火燄中的新月是報告明白快到的預言鐘與新月中的着火是洗刷地上一切汗積的巨靈。

他猶豫了，他看看遍地的延燒着的火光，他看看半空中洞燭一切的新月。他在猶豫中覺着只要能置身於那高昇的新月中，他的衝進的方向可以立即顯示他以最迅速最安坦的大道。然而他的弟弟們的喊「哥哥」的聲音，已竟漸漸漸遠漸在他耳中模糊了。

自此他便猶豫地癡然地站住，幻想着那奔月的飛昇的仙方。

十六年二月一日。

射 月

『……看見一個黑影向這邊飛去……』女辛的話漸漸使夷羿這樣想起，而且覺着逐漸沉重的不安。

他從欲埋葬他自己的床上坐起，憤恨地看着爲陽光鋪滿的窗櫺。呆然地他凝想着女辛的話，彷彿還覺着女辛的話的不實。

他的幻想的眼睛透過窗櫺而在院中注視着一切可以證實他的惑疑時，他看見了女辛所指的「這邊，」又看看他眼中所遺留的女辛因驚異而發癡的面孔，他忽然覺着他惑疑中的不祥的事情是確切的，而且

是不堪挽救的確切了。

他看看壁上掛着的那些彫弓與箭囊，他看看棹上的妝台與面鏡，他又看看嫦娥所留下的許多衣服與用物，無挽救餘地的寂寞漸漸沉重的向他身上壓下，陰冷的空氣他深深在他心中感覺着了，彷彿他被壓在一塊重大的冰石下一樣。

『她是忍心撇了我吧……』思索突然跳起告訴他：『女人的心是不可測度的……』

射日的寶弓閃在他眼中時，他的不能忍受的思慮漸漸沈入回溯的幻想中：

兩輪烈日在他記憶中浮起了：他是怎樣雄偉的在人衆中手提着那使人驚異的重大的寶弓，向人衆演說他要射死一日的理由；怎樣他在人衆不相信的譏笑中，抱起那重大的寶弓，抽出那巨靈似的長箭，引滿弦；怎樣他穩穩身體如巖石一般的挺立着，眼光直射如冷空中黑火一樣的向着那發出慘白光綫而戰慄着的恐懼的太陽。只颼的一聲，那太陽一抖地便滅去了

人衆發一聲喊，將夷羿尊爲羣衆之王了。更從那喊聲裏，他聽出一種裂帛似的急絃震動的聽音。他急回頭注視時，一個如「春雪一枝凍梅花」的窈窕少女，極樂地發出她極端欽仰的微笑。他的眼光碰着她的時，他的靈魂在心中顫動了，可是她又畏葸地低下她的頭顱。他愛她了，他的整個生命都在她那一笑中傾入她的大眼中，雖然她的眼睛已被她低下頭的蓬髮遮住。

他的行動的自由也同時在這一剎那間失去，他彷彿被一個魔靈牽引着似的，立時瘋狂地跑在她的面前，用着他野人致神的虔誠，向她表示他的愛的敬意，她在微笑中默受了。

他們是何等尊榮的從人衆的敬羨中的離開，他挽着她的手，在不言語經過疎野的道路，走入他的帳棚似的家了。

他彼時是何等的歡喜呵！他的全身顫動着一種甜適的微跳，他的眼前的一切都在鼓舞着向他致牠們最高尚的歡心。他的簡單的思索在他的沒有言語

中失去了身形，他的簡單的言語在他的瘋狂的歡樂中失去完整的形骸與音調。他不能思索了，他不能言語了，他的思索和言語都在一種難能中使他瘋狂了。他從地上跳起了，當他吻罷她的時候；他喉中發出「嗷嗷」的狂叫了，當她擁抱着什麼時候。

他們便在此中結婚了。

自此，他們就這樣歡樂地簡單地開始了他們的生活：每日他除了在外邊野獵些走獸飛禽之外，便在他們的家的四周的平坦的地方，狂跳着歡樂的舞蹈，狂叫着欣愉的爽歌，親吻着，擁抱着。他們是度着何等快樂的生活呵！他是度着何等快樂的生活呵！日月星辰的推移，春夏秋冬的輪轉，彷彿如靈巧的竊賊一般，都在他們的，他的不知覺中逝去了。

爲着自己的懶於作一切生活的勾當，於是他又在人衆中選了兩個使女——女乙與女辛，又選了一個精悍的替代自己的獵取者——勇士逢蒙。他們現在的時間，他的現在時間，可以說完全是爲着滿足充分的愉快而設的；他不用馳獵了，她不用爲炊了，他們

的時間，他的時間，真是爲滿足他們充分的愛，他的充分的歡愉而設的啊！

一年，兩年……他們都在此中過去，誰還想着宇宙還有其他的生活的方式呢？而且也不願想呵！可是就是想又怎能想着其他的方式的生活呢？他們真是，他真是，刻刻醞釀於醇酒般濃厚的愛的歡樂中了。

道士贈他飛昇的仙藥，他漠視着；道士告訴他天宮的華美，他漠視着；因爲他有了嫦娥，——他的愛人——他已經有了天上人間的一切呵！

這恐怕是異想天開的一日吧！他手持彫弓，背負箭囊，想去試試他往日的雄威。他步出門時，他親吻了她，他重抱了她，叮嚀她說：『嫦娥，我去即回，我將帶回一些更鮮美的走獸與飛禽，作你暫候我的敬禮。』

他跨上他久已離鞍的肥馬，走了一程；他沒有看見片個走獸與飛禽，那兒還有什麼新鮮的野味。他再奔馳一程，疎野的叢林深處，他想着一定至少有些麋鹿之類，然而等他奔到時，除了颼颼地野風繳着樹梢作响的聲音外，他再也尋不出半點兒有生的動物的

蠕動的聲音與形影，雖然他縱馬在深草叢中抄遍。

他猶疑了：

『動物都被逢蒙獵盡了嗎？』他疑想着。

然而得些新鮮野味的渴望使他又決定道：『我再馳一程，定然可以得些新鮮的野味……因為逢蒙大約是懶的很不奔遠處，以致把近處的動物都獵完了。』

他又縱馬馳去，大約有四五里的路程，他忽然攔住馬想：『嫦娥現在不知怎樣在渴望我的回家了。逢蒙今日不知又獵些什麼東西回去？烏老鴉？麻小雀？……』

他嘴中的味覺漸漸對於這些有些討厭了。但他忽然一注意時，黑深樹林又颯颯地在他面前發出引誘的聲音。他將腳輕輕地在馬腹上一擊，那馬又輕輕的向那林中馳去。他的更加細密的眼光，在那叢草的深處也更加精確的搜尋着，同時他將箭搭在弓上待發地抱在懷中。深林又現出稀薄的光線來，他知道這林他又已經快走過了。他焦急着，他想着嫦娥，他想他的必須帶回的贈禮——新鮮的野味。

焦急中，他突然看見林邊一個黑影一閃，他突然歡喜了，因為在他的斷定中，那黑影一定是麋鹿之類，至少山貓與兔之類。他覷正那蠕動的黑影，聽的一聲將箭發去。

『哎喲！』

一個拾柴的老媽，忍痛地躺在地下了，兩眼發直的向他發出毒恨，切問的光線，當他的馬隨着箭聲馳近時，他看見。

突然一個恐怖的震驚，他知道他是誤傷人命了。急智使他立刻撥回馬頭，向來時的道上馳奔着，如喪家之犬。

一氣奔了四十餘里，始稍感無險地攔住馬頭。將額上的慌汗用手抹了抹，嘴中無端的自語說：『我真是老了，眼睛辨不出東西。』但是立時「人命」又使他恐懼了，因為他與人衆定的條約有「殺人者死，」他現在懊悔了，他懊悔他因為匆忙而忘了取回那支中傷老媽的箭。然而他忽然又想着逢蒙也是用的與自己一樣的箭，事發時他可以將禍推與逢蒙。

虎
五
雜
誌

當他佯作坦然的走回家時，宇宙已經被月光的細縷的黑紗籠住着，夜已是在黃昏之後了。

他將馬交與女乙，自己解着箭箕步入房中時，漆黑的陰暗，使他覺出無人的寂寞。

『嫦娥！』他的喊聲自己沉寂了。

他走入房中，將箭箕與彫弓放在棹上。女辛已經跟進房將油燈點着了。

『娘娘呢？』他問女辛。

『娘娘，她忽然有驚疑了：『方才還在房中呢？』』

他看見了棹上放的一個木匣，他的還在突突亂跳的心忽然又沉入另一個恐怖中，因為這正是他收藏那道士贈與他飛昇的仙藥的木匣。

『娘娘今晚上與你們要東西麼？』他急問着。

『要東西……女辛凝想着，『娘娘剛才叫我給她盛碗清水來。』她又指着棹上的空碗說：『這不是那碗……』』

彷彿冰振的霹靂在他頭上猛然擊下似的，他癡然了，他看着那木匣。突然他又猛醒地急問女辛說：

『看見娘娘出去沒有？』

『沒有看見。』

『看見院中有什麼飛上天的東西沒有？』

『哦！』女辛想了一想，恍然地用手指着院中說：

『我往廚房去點燈的時候，看見一個黑影向這邊飛去……』

『是的，一定……』他迅速闖出屋外去。

一輪銀白的圓月，在青石板似的天空靜嵌着，中間隱約地顯出一條蠕動的黑痕。他癡呆了，他用眼釘住那蠕動的黑痕。許久的時間，他在這種癡呆中過去。知覺漸漸使他覺着那嵌在青石板上的圓月彷彿是她離去的怨恨的面孔，許多銀釘似的小星是她詛咒的眼睛。

一切他素日所對她的好處，漸漸變成他憤恨的緣因了。他覺得她殘忍，他覺得她很毒。

『女人的心是靠不住的……』他憤恨地詛咒着。

他隱約地看出他兒時所聽說的月宮中的美麗的亭台樓閣了。他憤恨着，他忌妬着，殺戮的毒心漸漸在

他意念中浮起，因為他看見那正在蠕動的黑影是她正在向那美麗樓閣中進行的身形。

『女辛，將我的射日弓拿來。』

他穩穩自己的身式，如泰山一般；將箭搭在弓上，如巨靈神之臨武場；試試兩膀的氣力，如齊天大聖之要衝破天羅；引滿絃，如勇士之要奪武魁，覷正那月宮中的蠕動的黑影。

響的一聲，響的一聲，響的一聲。他一連發了三隻射月箭。但是，那明月並不如他當年射日時發出中箭的猛然一抖，雖然女辛在旁替他發喊助力。

安然的明月依然散發牠銀白的幽輝，那黑影依然在上面蠕動着，彷彿並不知道當年射日夷羿在毒射牠一樣。他看看嵌在青石板上似的銀月，他漸漸覺一種「不可即」的絕望的悲哀沉重的向他心上壓下。

『我老了，力不足了……』他自己毒漬地看着那明月。

女辛接過他手中的弓和箭，他沮喪地咒罵着她的殘忍，她的很毒，並且不時的在嘴中咀嚼着「女人的

心是不可測度的……]幾字的苦辣的滋味。這便是他
現在的唯一所有，也是他現在的唯一生命。

.....

他突然從床上跳下，迅步跑到院中，詛咒地向天
空中猶視，彷彿欲從上面抓下什麼以賠補自己的什
麼似的，雖然他所能見的現在只有他不敢正視的刺
目的白日。

十六年二月二日。

命運所給與她的

秀子在校中總算是孤獨到極點了 但她却不悲哀 因為她有着一種與人契異的美麗如春雨後鮮花一般的幻想，使她常常將她的冷酷的環境裝潢成一簇錦花似的甜夢，自己安慰着。在此中她的最困難的問題一經濟，也成了幻影，雖然她繼母的鬼臉也還在恐嚇她，因為她覺着，一個女子是絕不會被一切致死的。除了生成就有着母夜叉的鬼臉與癡子之外。

所以，當她拿起鏡子自照時，她的一切的恐懼都變成驕傲了。

她討厭一切無病呻吟的女子，她討厭一切不愛妝飾的女子，她討厭一切不用功的女子；因為在她眼中，她們都是被一種隱秘的病將自己困在無聊裏的。她不願意和她們多講話，彷彿怕她們將那可怕的隱秘的病傳染到她身上。自然，她也知道她們討厭她，這是她每當走到一個有着一種如鼠子之咀嚼食物的親密的低聲的唧噥的角落中，一切都變成警視的大眼睛向她生硬的注視中發現的！但她却不以這些為然，立時她就在顏面的態度上，佯作不知的從這裏走過，雖然她的憤恨的怦怦跳起的心，使她想將無限的侮辱的言語當面加在她們身上。

她的言論，當然是更要受人的恥笑的，所以當她在或者有的開會與堂上發言時，一種從不知某個角落中迸出的「嘻嘻」，她立時臉就為之羞，也可以說是氣，紅了，雖然這聲音低抑得似乎只有她可聽見。然而這也奇怪，假若是校中有事情發生時，她班的代表一定是她的。這彷彿是羣衆的惡意，然而她却是自以為驕傲，因為她覺着，她班只有她一個有當代表的資格

與程度。所以她的自信的預言常常給她說：『你的前途是有着無限的光明的……』

她獨自啞默的自得着，一切她所憤恨的都失去了刺激。她想着她將來有怎樣美麗的房屋住，有怎樣華彩的衣裳穿，有怎樣精珍的服飾佩帶，有怎樣可愛的男子身體偎倚。她的靈魂常常在此中忘形的不知飛到那兒去了。可是她馬上發現黑暗的角落裏在偵探她的大眼睛時，氣憤又使她立刻從現實中跳出，走到別個可以存身的地方去，並且恨着那含着惡意的偵探的大眼睛。

但是她還有一種隱約的歡喜可以在思索中建築出自己的安慰的：她的許許多多教員都異口同聲說她是一個「材料」，特別她可以清晰的看出的，她的那個最年青的男教員——李振宇——的誇獎她的嘴脣的顫動，彷彿她能從那微有自得的笑意顫動上能得着她前途光明的左證。她用眼睛在空洞中咀嚼着那顫動，那顫動就立刻在她心頭上溶化成一朵鮮花了。她驕傲一切的擁護着那她生命上的生動的鮮花。

她漸漸從她的環境中發現她的名字「秀子」兩個字的珍貴，而覺着僅「秀子」兩字也是代表人間一切尊貴的符號，所以就是那不知從某個角落中迸出的「嘻嘻」，在她也成了一種不值顧盼的卑鄙的聲音，不似從前有着使她面赤的強制力了。

她的驕傲漸漸從她班中推及到她的學校中了，正如開全體大會她登台演講時俯覽着一切黑白分明的頭顱一樣。

然而她此時還是孤獨着，雖然也有些同學不時來向她表示親近的態度，所以每在銀麗的月華中，她只靜悄悄默然裝演着她自己的幻想之花，在學校園中慢步低吟着心靈之歌，從三五成簇的人堆中走過。縱然有一二處從她的孤獨中感着同情的叫出一聲：「秀子，這兒坐一會。」她也只是漫然笑着「我想散散步」地從她們面前走過，但也有時凝視着樹林的幽邃處而停住步，這在她只是想自己配值成月意的詩魂。若一覺有人的黑影恍惚時，她便又低頭將步移向犄角處，彷彿不願使自己沾染塵俗。

她有時也因覺着有可尋問的重大問題去找她的教員，但經教員用極善意的言語爲她解決了時，她便立時辭去，並她教員的婉留與自己欲羈留片刻的衝動而毫不顧恤的打破。

世界此時在她已經成了整個的穢褻的東西，絕不會有她所幻想的美麗的佳處與朋友，這是她所苦惱的。這叫她常常想着已經死去的溫慈的母親與赤裸的小弟弟而自己感傷。

這在她實在是一件極無聊的事情。因爲她在學校年刊上發表了一篇長詩，引起許多求愛的信件。在初她讀着那些「我羨慕你，」「你知道我將能怎樣的愛你！」等字句時，她心中實在有些顫抖，而且不知怎樣的歡喜着，因爲她覺着她已經成了開封的最高的羨慕之神了。及至一封一封的看下去，一種單調的卑劣，使她簡直有些討厭。並且她同時將所有的不堪相信的醜惡都放在「男子」的身上，雖然她有時也被一二善於詞令的信件將心中打動而想將自己的「終身問

題乘機解決。但一想起自己的崇高上，又覺一切都虛幻了，彷彿這些寫信的求愛者都不是她所幻想的那個美麗而英俊的神的化身的男子。

自從她的學年到了四年級的時候，她忽然感着一種需求。這需求常常使她在計算中苦惱。因為她繼母說：家中的財力如此，你的升學的希望恐怕………這「恐怕」兩字彷彿有着黑暗她一切前途光明的能力，使她無論在什麼時候想起都要感着恐怖的顫慄。她常常幻想着崇高的大學而暗自流涕。

這當然在她的生活中是沒有的事實，人們可以看得出的：她怕看書了，她怕作事了，她怕說話了，因為這些都是她剛去的建設美麗幻想的基礎。她恍然悟出她的一切驕傲都是她的不如人的悲哀。她終日爲着這些悶苦的啞寂着。

她的生活的這種突變，原因自然她是不語人的。然而因爲她的平素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怎能不使人向她惑疑呢？大約她就是怕人們的惑疑發掘出她

的內心的蘊積吧？她益發使自己的蘊積向悶苦的深
遞中鬱沉着。可是人們呢？也隨着這苦悶的深沉，將惑
疑變成偵探，在她的隨在行爲中，使她感着非宣布不
可的幽痛，雖然她十分清晰的知道「人」是不可將祕
密告與的動物。

這大約是一句偵探她的言語吧？她一日忽然從
靜子口中聽道：「秀子，你整日的難受什麼？像我們這
學問沒有，經濟無着的人又怎麼辦呢？」

這正是她所一向忍受的，叫她又怎能不同情呢？
然而又怎能叫她將內中蘊積告訴靜子呢？因為她覺
着「經濟無着」是她的絕對的恥辱。

「靜子，不要笑我，我是一個絕對沒有希望的人……
…」她感傷地說罷，低下他忍受的頭顱，思索着自己
的一切。

「要是像你那樣沒有希望，我又成了一個愉快
的人了……」靜子說罷躺在地上，用脚個敲着地板。

「除非我的想像都變成了黃金，我就成了一個有
希望的人……」她淡然的拿起桌上的一本英文，然而

並沒有要看的衝動，雖然她的眼睛如塵帶一般的在上面拂掃着。

「哦——」靜子站起身來自去了。

她默然良久，知覺漸漸又從模糊回復了來，她看看牆壁，看看窗櫺，看看空洞中的一切，她覺出一種空寂的悲哀——在她幻中展開的美麗的畫片上，她發現了一個唯一的缺陷，她深恨着她自己，因為她看出這缺陷正是她從前所驕傲的那討厭；假若她有力量衝破一切時，她現在幾乎想大喊一聲：「我是需要着男性的愛的孤零人！」然而這力量正是她所有的致苦悶的思慮，也正是她現在所儘有的不堪彌補的缺陷的思慮，她的急需的衝動使她將一切的男性的醜惡丟掉，使她將男性的外形丟掉，她整身的血的細胞，筋肉的纖維，都在一種急切的憤恨中顫動了，她將她族中的幾個兄弟放在目前，她嗅出使她酩酊的肉的香味；她將她的幾個男教師放在目前，她感着一種使她模糊的肉的溫暖；她將她平日所擊目的一切男性的身軀放在目前，她試着一種使她靈魂震蕩的肉的美甜，

她彷彿欲沉睡，她忽然又被一種男性的呼聲喚醒，又將一切迷離的影片輪看着。最後她清晰了：一個使她欲瘋狂的男子立在她面前的，她的那個最年青的李教師，然而等她欲向他傾訴她的內心中蘊積時，她又發現了：眼前是無物的空洞着。

她的急切所喚來的阻礙，使她從椅上站起，使她倒在床上，使她欲避去一切引誘的閉上眼睛，然而她的竭切的渴望，又將她送入另一個幻想的囚籠。

她想起了她的李教師在她文章後邊批的貼切而鼓動的批語，她想起了他與她談話時的沉動的嘴唇與怡悅的眼睛，她想起了他將她從房中送出時的靄然點頭。她想起了一切，而一切都在向她作親熱的引誘，從這引誘上她又發現了她前途的光明：她是將能住在怎樣美麗的房屋中的，她是將能裹在怎樣華美的綿綉衣服中的，她是將能怎樣站在人們羨慕的幸福中的，然而一切閃灼過處，她又看見她怎樣如嬰兒之安適的睡在她那李教師胸上

剎那間過去，她的幻想又變成一種歡欣的急需。

彷彿是一種搖拽無定的愉快，她急需去把牠實現。

她樂得着從床上站起身時，她又發現了「難」的羞怯。她又停住步凝想着但立刻她又移步前行了，雖然她心中顯然的她試有一種冒險的突跳。

當然的，她的步伐是一逕的向着她那李教師房中走去

這在秀子的確是很奇怪的感覺，假若她有時間咀嚼一切時，就是她從前所討厭着她那李教師嘴上所聳有的短髭，雖然還是一樣的隨着他說話的聲音有着那樣別緻的顫動，而現在却使她感覺一種近乎神秘的意味。彷彿那短髭變成了一束細軟而有着輕刺的力的松針，緩緩地點在她心頭的癢處，甜適的微痛，使她發醉於貼切的淡漠的微有震悚的知覺之下。她叫不出這刺激的名字，可是她能清醒的享受這刺激的甜美，宛然她步入她幻想的幽遞處。他的聲音呢？此時自然是不同了：顯然地彷彿發自仙人懷中的琵琶，敲着她的傾心的耳鼓，怡然地彷彿花蝶來時的春

浪，滾滾地蕩着她的心頭，無處不叫她感着體貼的甜適，又無處不叫她感着輕微的刺悚。他的眼光使她送過去的眼光縮回；又在那縮回處吸着她的眼光的伸出，她現在沒有力了，假若她想在無處提起什麼。她現在沒有言語了，假若她想在有處表現些心情。她的靈魂隨着他那帶有微髭的嘴中所吐出一個字，一個字的上面而蔥怡地醉倒。她的耳神經假若說還有認識力的時候，那便是除了傾聽着他的聲音之外，失了一切的作用了，因為一切的屋宇，器具隨着他的聲音的顫動以及外邊來往的履地磨擦聲都不曾有毫絲侵擾她注意的力量，她現在只有傾聽，就是從她口中回答出的聲音她也不會聽見，她現在只有傾聽了。

『人是一個動物，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他將眼睛透入她皮膚裏邊地說着：『然而人又除了一切動物所有的行為之外，還有一種所謂理想者。這理想實在是主宰人的東西，因為我們又知道世界沒有離開了理想的人，除了癡子以外。這又顯然判別出人與普通的動物是不同的麼？這兒又不發生了「人到底是什麼東

西的問題嗎？』這個問題我覺着是我們青年所要從速解決的，因為我們現在正是需要着充分的生活的時候。若是到了老人時期，終日看着死的臨近，就去解決又有什麼趣味呢？所以我常說，從理想上建築起的生活，才是我們需要的生活，這也就是我常鼓勵你們即早認識正當的生活而拼命的赴去的原因。當然的，這所謂為正當的生活是要因人而異的。比如今日的吶喊的作者，專門在認識社會上的刺激，而發出鋒刃一般的反抗的譏諷，這是他所認為正當的生活；我則覺着社會上的一切可刺激的是發自人類的可憐憫的心，理上，而他們的這心理又是社會的嚴霜為之造成的。所以我主張同情，這同情便是我所認為的正當生活。認識既然是如此，我們當然要拼命的赴去，這也是我來這裏教學的原因，因為我覺着我在教學中至少也可以尋出一點或給與一點同情的體貼。

『還有，』他稍停又說：『因為我覺着今日的學生是今日社會上的健壯的青年，也有是可以充當將來的青年的，所以我願意犧牲我的一切生命，向你們，如警

夜的號角一般，如冬日的寒風一般，吹出我自己的熱血，預言給你們明日與春季的不遠。並且用着我殘在的形骸，來比擬着，較量着，使你們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的。

『但是近來我又很覺着悲傷，因為你，我總認為我所教的這班優秀，而你近來，我在你的行動與文章上看出，又似乎陷於一種不可扶持的悲觀的境地，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為什麼，所以近幾天來，我正在尋思這個難題，本來想去找你來談談，因為許多牽制未果，今天你既來了，當然是我很欣慰的事情。假若你認為我也可以有解決你的悲觀的原因的能力時，你正不妨向我說說。不知你以為怎樣？』

她似乎被這個暗示激動了，她的纖細的手指，微微地無知地在她的鬢旁掠了掠蓬髮，一個噴出積鬱的微嘆，深深地，輕輕地顫動着從她喉管迸出，這當然是欲言的先導了。

『現在我覺着我不如從前了，』她低頭看着她膝上平放的雙手，緩緩兒蘇鬆着她的身體說：『在從前我

覺着我一切都是有力量的，自從我繼母告訴了我家中的情形不好，我的力量都覺着在那剎那間中失去，陡然覺着我的前途黯淡了。我現在因為打算要走另一條黑暗的路，而又不忍丟開我前途的光明，這種交戰我又更有誰可告訴呢？所以我近來，只要是我在清醒中的時候，我都覺着頹喪，先生所看見我的悲哀，大約也是因此。現在……』

她的言語突然被她的欲迸出的熱淚湧塞住了。一切也都隨着她的聲音默然。

『這個我倒覺不必悲傷。』他安慰着鼓勵着她說：『假若是只為家中情形不好，只要你能拼命的幹去，我覺着這不成什麼問題。因為我覺着你還可以離開家中幫助。所以我想着你只努力你的學問，……今年不是你的畢業期嗎？你畢罷業儘管到你願意去的大學去升學，一切的費用我覺着都是小事。不要儘是為着這小問題而只管悲傷，以誤了你光明的前途。反正我要這薪水也是沒有用處。』

她默然着，傾洒的熱淚亦漸漸被另一種感觸停

止。

帶着一種怡和的新的寂然，使他和她都在預備着一種新的跳越而靜寂着。

『叮叮噹，叮叮噹……』外邊突然送進來一種震悚的鈴聲。

『是上課的鈴吧？』他彷彿感着逼迫的說出。

她立時恍悟了似的站起身來，向他送過感激而愛重的眼光，言語輕輕地從她嘴唇上彈出：

『是上課的鈴，我回去。』

他將她送出門前，自己趕快的回來取了書本，匆匆地走出去，他的充滿着新的留戀而空虛的靜寂的房間，往他應去的一個講堂上去了。

異樣的人生的鼓勵的欣慰，她深深地領受着了，自她從他房間退出時候。她到了她的室中，以前的她又將她已往的美麗的幻想收拾起，她想着她將來的生命的偉大，她想着她前途的尊榮。她驕傲地對着一切，連她最喜愛的書本，也覺沒什麼內容的摺起，而

懶於顧視了她看着她圓滿的現實，她推想着她圓滿的將來，她彷彿已經躍上一般生活的頭上，在那兒賞着永久的望月，一切寫實的詩趣，都消沒在她的眼前了。夜帶上了白晝的明輝，黑暗蒙上爽晴的詩味，成人都將稚子的歡心獻出，她享受着一切美滿的供奉，而同時她又供奉着一切美滿的靈魂。她將她嬰兒的顛倒，在她自己身上照樣奏出癡然的仙韻。她坐着，她站着，她倒垂在床上；她咬着她的纖指，她啾着她的脣邊；她重扯着她的衣服，她輕撩着她的裙沿，瑞花紛落的飛舞在她心中，滴滴點點，點點滴滴都化作蝶韻的輕擊。假若說她現在還有靈魂時，她的靈魂已離開了她的軀壳，隨着春風舞蹈着的楊花，散佈慈心於世界中去了。

等到她回復了知覺時，上課的鈴聲已經又「叮叮鐺，叮叮鐺」在她窗外逼來了。她始悟出幻想已經替她上了一堂，趕緊地取了課本，輕揚地走到她的教室中去。

教師來了的時候，她盡力抑壓着她的幻想，彷彿

想將教師所有的精華，於一剎那間都吸爲自己的所有。然而剎那間的鬆馳，她又感着要往她李教師房中去的衝動，彷彿她能在那兒獲得她一切的需要。教師說的什麼她不知道，教師眼睛看在那裏她不知道，教師在黑板上寫的什麼與擦去的什麼她也不知道，她整個的心靈現在已被她李教師的房中的一切吸引去了。什麼問題答不出的恥辱，考試失敗的羞慚，現在已經都成了她身外之物了，雖然在平日這些都是她所引爲最重要的問題。她抑壓着她的衝動，她咀嚼着她的衝動，她在她的這衝動中發現了她已不是平日的秀子了。她現在是在一種極端的反抗的亂動中而忍受着時間的玩弄的拖延。她看出了就是那站在講台上口說手劃的教師也是一樣在這時間玩弄的拖延中掙扎。她幾次幾被她內在的亂動激起，用一種粉飾的言語，走出這時間玩弄地的拖延的舞台，而幾次又被她的忍受的思索抑住，直到下課鈴响了之後。

自此她便不時的被她的這種內在衝動激起，去

她李教師房中閑談。而她李教師也彷彿特別樂意接受她的言語似的，甚至於有時竟將正式的課程的鐘點請假，以延長他和她談話的生命，雖然儘管所談的也並非必談不可的瑣事。

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他們的此種行爲，自然是不能不招人們的監視的。可是在他們自身，爲着自己的更安慰的生命，那能還管着其他呢？而的確也是一切的其他已經在他們心中消失了抑制的力。社會的嘴怎麼向他們說，人們的眼睛怎麼向他們忠告，又怎能侵入他們另一種生命的漠視呢？他們現在已是置一切於不顧了，因爲他們現在是已經放棄了一切的名譽，金錢，學問的虛浮的生命而更深的掘求着自己的真實。他們忘了上課的時間，他們忘了個中的自己，他們現在的所有，只有最親切的最真實的對面的我了。

校長來信告訴他說「請你以後遵守上課的時間，」他付之微微地一笑，學監告訴她說「以後不準你再請假」，她付之淡淡地一笑，因爲他和她已經知道人們的最深的了解，只有不能原諒的屠殺。他們肯放棄在

屠殺之前的自由生命嗎？因為他們現在已諒解了在屠殺是人們非有不可的行爲。他們現在已笑着向那屠殺點頭了。

這是應有公例：在暑假前校長是要下聘書留教員的，並且同時將下年的合同送上。

這實在使他焦灼的很，暑假已經逼近只有看試卷的時間了，他的聘書與合同還是渺如黃鶴地不曾送至。他想着秀子的担負，他想着自己的生活，他漸漸從清醒中不甯靜起來，因為一切的朋友與同事近來突變的面孔，都歷歷在他目前展開了。直到最後他的不甯靜的焦灼帶着些恐懼的消息來的時候，他便決然與校長寫了一封較懇切的信，因為他想着以數年同事與友誼的關係，定能將他的一切恐懼壓消。然而在窘苦中他接着校長的信了。他迅速的拆開，很清晰的他看見只有：

『振宇先生青及：

來函敬悉。下年的事情，在暑假期內的變更中，我自己怎樣，尚難預知。何敢談及聘書及合同

的問題。先生若想急於決定時，我也不敢怎樣一定羈留先生。此復，並候

大安！

弟復興敬上。』

輕涼的幾句。他眼睛看着字跡，一切的他所引爲有着恐懼的希望證明，都一絲一絲的在那些黑的條紋中間失去。他的不甯靜也鎮定了，如死屍一般的。他緩緩地將信收在抽屜中，單調的思索漸漸又在他腦中萌起。他忽然微微地自己笑了。

他的恐怖是證實了，他漸漸又被繁難的思慮困起：因爲他現在除了自己之外還負有秀子的經費責任。他想他的各個朋友的近來的面孔，他又想想秀子的體貼溫存。他又跳入另一種恐怖的域中了。因爲他發現了他的各個朋友的面孔上，近來都從眼珠上對他顯着一種生疎，冷淡的神情。他想想他的家產，他想想他的母親。他又從家產上發現了他母親的淒瘦凋零的面孔。最後秀子的面孔在他面前展開時，他深深地感着自己的孤零冷落了。他似乎有些憤恨了，但他又不知憤恨着什麼。他絞着腦髓用盡萬能的思索，

最後他決然站起，要去那些絕無回響的朋友的面壁上試碰。

但，他走出大門，難題又迎面而來了：他想想近來他的一些朋友的面孔，他不知先去尋找哪一個好了。他自己在心中盤算着：

『趙……』他覺着趙近來特別的對他生疎

『李……』他又覺着李近來特別的對他冷淡。

『王……』他又覺着王近來特別的對他討厭。

『張，劉……』他簡直不敢想了。

然而他再有誰可找呢？他猶疑了。最後他記起了：趙曾經在朋友面前極力佩服他的見解，他的學問。而且在這一羣之中，趙的位置也比高些，於是他決定了，他的脚也隨着他的決定逕直的向趙的家中走去，彷彿這去是一定有着美滿的消息的。

『你這很久的時候都沒有出來？』趙佯作殷勤的問。

『沒有，沒有，卷子真麻煩，不仔細看怕虧心，仔細

看實在費力。看了一本，一堆還是那麼高在那兒等着。我幾乎被這個工作把我弄病了，粉條的飯真不好吃。」他訴苦地敘述着。

『今年天氣也不好，你自己還是慎重一點，人是易於生病的。』趙將眼睛放在他的面孔上。

『是的，今天晴，明天陰的，去找個爽快地方玩玩也沒有……』他附和着說。

『卷子看完了吧？』趙微微地笑了笑。

這實在是機會了，他將身體動了動，笑着說：『卷子看到看完了，不過下半年的問題還沒有定……』

『老喬不還在女師嗎？』趙似有微驚地問。

『不知道，他說他還沒有一定哩……』他皺起眉頭

『還沒定……下半年你預備在那兒？』趙猶疑地問。

『我現在還不知道呢？』他彷彿有些遲疑了：『今天我來就是因為這個事……不曉得你這兒下半年有空位置沒有？……』

『呀，』趙困難的從齒縫裏吸了一口冷氣，將頭扭了一扭說：『你早說好啦！前天國文教員我才聘定……不曉得你願意往別的地方去不？』

『那兒去？』他忽然覺着有些希望了。

『老李上前天來說，奉天他有一個朋友要請他去……』他又猶疑了一忽兒，繼續着說：『他說他一定不去，不曉得他去信辭沒有？……』

『奉天……也可以，往新的地方去玩玩，我覺着也不錯。』他緊緊地附和着說。

『他說他去信去辭，怕他已經寫去了……』趙似乎有些懶於地爲難了。

『上前天？』他又推定着說：『現在才兩天多，他懶的很，怕是還沒有去信吧？』

『也不一定，他說他馬上就寫信去辭。』趙皺起眉頭，好像在一個神祕的究竟上擬想着說。

『咱去看看好麼？』他拉攏着趙說。

『你可以去問問，我現在正在預備接收這次考試試卷等東西，反正你去也是一樣……』趙推却地

說。

一種新的窘難他忽然感到，趙處他是失望了。隱約的李處，他似乎也覺着難成，因為他知道趙平素是和李很要好的朋友，他的這推却正是送他一個新的失望。然而他又不敢而且也是不願的敢去。他凝想了一忽兒，忽然又覺着有些光明。於是他站起身向趙告辭說：『你不去，我就去問問呵。』

『好，你去問問。』趙淡然地答。

可是他忽然又想起一種異樣的希望來，問着趙說：『老王，別的地方有什麼好消息沒有？』

『老王那兒我知道，連他自己的飯碗也不穩當，別的？……』他凝想了一忽兒，說：『別的地方沒有什麼好消息吧？老張和老劉的地方也不好……不過我也知道不清楚……你可以去打聽打聽看。』

『好，我去問問老李，不坐了。』他向外走着說。

『不坐？』趙招呼着站起身。

『不坐，我去問問去。』他向外走着說

『不送呵。』

『送什麼咧!』

異樣的幻想在他的腦中展開了。他描寫着奉天的生活，他想着他可以把秀子帶到北京，北京又正是去奉天必經的路。他把秀子安置好了再去奉天。他愈想着他愈覺着他前天的幸福之可以推定。他的興奮的血在他身體中鼓蕩起了，他的脚步也愈覺前進的有力了，彷彿他前途的光明他即在目前可以抓住，他在心中歡喜着。『他幾乎想將他的前進的兩腳變成一幅快翅，因為他恐懼李的辭却的位置即在此刻中要發出去。』他迅速的向前衝進着，假若不是他彷彿地知道街中還有監視人的眼睛與耳朵時，他就要撒開步向李處飛跑了。

李的家的房屋，遠現在他的眼中時，他已經疲乏得遍體津津有汗意了。他定了定神，將頭上的汗氣用手擦了擦，始將步改成一種較穩重的步伐，因為他現在已決定就是李的信件在此時送外邊去投郵，他也可以用急呼止住的。

他進了李的大門，跨入了李的書房，他發現了李

正在作一種和他前日同樣的工作——看試卷。

『唉，來了。』李即時笑着起來說。

『來了，你也在忙這個玩意？』他低頭看看面前展放着的試卷。

『唉，討厭！這真是要命的工作！』李有同感的說。

『你在那兒慌來的？』

『在老趙那兒。』他坐下答着。

『你慌這很幹麼？看你頭上還在冒熱氣，還不快把帽子去了來！』李接過他的帽子，向棹上放着說。

『「慌這很幹麼？」慌飯碗。』他慚然地答出。

『你下半年不在女師了？』李頗覺驚奇的坐下。

『不幹了。』他憤恨地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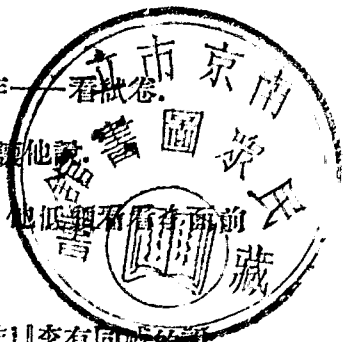
『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怕是老喬的位置不穩當了吧？』

『怎麼不穩當？』李大覺驚疑了。

『我不知道，這是他今日來信告我的。』

『你下半年呢？』



『就是因爲這咧，剛才我跑到老趙那兒去，他說他那兒的國文教員已經聘好了，他那兒當然是沒有指望了，他告我說，你有個奉天的朋友來信，叫你往奉天去，你不願意去呀？』

『吁，』李斬然一停，忽而又說：『是的有一封信。』

『你去不去？』他插嘴快問。

『我是不去，不過昨天我已經去信去叫他另請去了，你早來一天好啦！』李挽惜着。

他心中突然硬塞了，假若他現在能哭泣時，他恨不能立刻用着他的眼淚去咀咒他的命運。然而這已是不能挽回的命運了。他又勉強的僵笑着問：『不知你還能去信去介紹不？』

『這個，』李皺起了他礙難的眉頭，尋思着什麼的說：『這個信怕不好寫吧？……你想我昨天才去信去說絕對的不幹，叫他另請人，今天再要寫信去介紹人，不是太矛盾的嗎？而且咱一說出了，他要是已經請了人，不是叫朋友很爲難嗎？……』

『是的，』他又附和的答着：『去問問也不妨。假若

要是還沒有請人，那不更好嗎？請了人當然不成問題……你可以寫個信去替我問問嗎？」

『這個倒可以，我三兩天就給你寫信去問問。』李漸漸鬆下他無能為力的眉頭，彷彿在尋思着別的岔話，

『粉條生活真苦！』他轉着話談說。

『不容易，你再在別的地方找找看，能找到不更好咧！』李又向他說。

『別的地方在那兒找呢？』他在額頭顯着困難的皺紋說。

『不容易，不容易……』李思索着說：『我給你寫信去問問，可是回信也得兩禮拜……』

『兩禮拜也沒有什麼，反正暑期還有四十天得咧。』他懇切地說。

『是的，是的……』李答着，一面又去顧視他掉上展放的試卷

他現在覺着一種應出的必要了。他站起身向李說：『你忙，我回去啦。』

『坐一會兒吧!』李淡然的挽留着他說。

『回去,我回去還有點事情,你記着替我寫信去問呵!』他一再叮嚀着。

『一定,一定,不坐呀!』李送着他說。

『不要送。』

他走出了李的大門,他忽然覺着一切的空虛了。他現在怎麼辦呢?再往他處去嗎?張和劉處當然更不成爲問題,這是趙已經說過的,奉天嗎?他想着李的那種「懶於」的態度,彷彿他已經聽見了一個無望的預言,他現在只有失望了,他想起秀子,他恨不能即時從人世間逃掉,因爲他不忍看見的有着極大希望的學生,能用生命體貼溫存自己的愛人,向她所說的「那黑暗的地方走」,他將怎樣能救濟她呢?他將怎樣能救濟他自己呢?他現在沉溺於無底的煩惱的恐怖中了。他恐懼他見秀子,他恐懼他無法能使秀子不向那黑暗的方面走,他將怎樣告訴秀子呢?他將怎樣能使秀子知道他現在的環境而不絕望於人世呢?他將他自己用恐懼壓迫着,他將他自己用絕望壓迫着,然而就是

他有淚，他又怎樣能向他的知人訴呢？他現在是在走着，是在向校中走着，是在向馬上秀子就會去找他的地方走着。

這無聊的絕望他能向秀子說嗎？然而他又怎能使秀子看不出呢？他恐懼着，他恨着他的步的行速，他又恨着他的步的遲緩，因為在他的意料中，秀子已經孤坐在他的房中候他的回歸了，很久的孤坐在他的房中渴望着他的回歸了。

這實在是一件使他極為歡喜的事情，他走到房中時，有發現使他恐怖的秀子的怎樣淒涼的孤影。他關上了房門，又將校長辭退他的信一再拿出仔細審查一遍，彷彿不相信他剛才的斷定。然而他所發現的除了一切都在譏笑地鄙薄他之外，再也不能多感觸一點。他頓然感覺着要從「人」的地位上降落下去的悲哀，雖然他在回憶中將他所有的行為仔細咀嚼地反復審視，絲毫找不出他的應該降落的錯誤。而且同時他感覺着秀子將因他的這降落而沉溺於無底的

黑暗的深淵。他詛咒着社會，他詛咒着自己命運；他憤恨着社會，他憤恨着他自己的命運。他看着一切都變成空洞的顏色，從這空洞中他又聽出他的命運威懾他的聲音。假若他現在只是一粒微虫時，他一定爲着要逃避社會的宰割，命運的顛配而躲入一個永久黑寂的細穴中作永久冬眠的酣睡，因爲這樣他可以免除死的恐怖與生的顛連。然而他是一個人，他是社會中的一個人，並且是一個在不堪補救的命運中而又必須掙扎的一個人，他怎能立時將他的生命縮小成一粒微虫呢？「這不是一個死狗咬住了心頭上肉塊的問題嗎？他不能避開又不堪忍受，眼看一切着死的恐怖的壓迫而又沒有能力作絲毫的救援的呼喊。而且他是已經失去了一切的救援了。

他從煩厭的椅子上站起，他又從疲乏了的脚步上坐下。他絲毫不能排解他的「降落」的悲哀。最後他從椅中跳起，而又倒在床上，而一切不還是在如死狗一般咬住他的心頭嗎？他看着窗上的日光，他看着牆壁上反映出的白色，然而這都成了死的絕望的光輝。

等到秀子近來的自得的笑容泛在他的眼前時，他又覺出絕望的恐怖來。他接受着她的笑容，他恐懼着她的笑容，他想着他的一切的犧牲，他想着他母親的瘦削而枯喪的面孔，他想着朋友們從眼珠上示與他的討厭的冷淡，他愈覺自己的能力的薄弱了。就讓他有反抗的熱血，而又怎奈無可反抗的究竟何呢？他的家產是不能變賣的，他的學問是不能變成金錢的，他母親的瘦削而枯喪的面孔，朋友們的討厭的顏色，空氣中譏笑的聲浪，秀子的天真而自得的笑容，不都是致他死命的悲哀嗎？他能避開那一方面？他能拋棄那一方面呢？他從無助中跳起，他又從無助中睡倒，他現在也只有無助的衝動呵！如關在籠中待死的綿羊。

他甯願懺悔，他甯願睡在地下讓人們踐踏；只要他能在他的懺悔的與人們踐踏的聲中他能聽出他可以能站起的信息。

萬能的計劃馳去時，他的思索復歸在他的家產上，他計算着他的家產的價值，他計算着他母親的生活，他計算着秀子的前途，他的枯燥憤恨的衝動漸漸

平靜下來，然而他現在又需要着秀子的面談了，彷彿這一次面談可以解決他的困難的一切。

他立刻從床上跳起，寫了一個請秀子到來的紙條，用信封慎重的封好，叫聽差來送去了。

在這一刻那間，他又被繁複的思索窘住了。他怎樣告訴他的計劃呢？他怎樣能平安的使她在他的計劃中安心忍受呢？他怎樣能使她的前途不致因他的計劃而墜落在黑暗的深淵呢？是的，在這一年的長時間中他不相信他不能尋着維持她的生命，他母親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的職業。然而這也是不可必的問題呵！因為他是馬上就要從「人」的地位上降落下去的人呵！他隱約的覺着恐怖了，他追悔着他的招她來的短信的發出了，然而一切到現在不都是不堪挽救的事實嗎？他現在只有忍受着一切的痛擊了。

『振宇，』這不是一聲使他靈魂感着恐怖的震蕩的聲音嗎？他現在已在門外邊聽出了。

但他立時感着一種突然奇特的興奮而站起身來，迎接着門簾响處的秀子，他在這一剎那間也忘了

他的一切的困窘了

『你在預備功課麼?』他笑讓着她坐。

『我在看代數……』在他的對面坐下。

『不難不?』他坐下問她。

『難倒不怎麼難,麻煩的很!』她笑着看他說:『先生你有什麼事?』

這的確是一個劈頭痛擊的問題,他心中不甯靜的戰慄了。然而爲着怕使她失望,又勉強的答:『事到沒有什麼事,不過想和你談談……』

『剛才我來,你不在家我走了的。』她殷勤的笑答着。

『我三兩天想回家一次,所以我找你來說說。』他漸漸有些牽强的支持了。

『你回家! 什麼時候來?』她沉下她臉上的笑容而有所震驚地問。

『一兩個禮拜?……』他疑想着。

『回家有什麼事?看看老伯母?』她排除着什麼地問。

『不是，』他漸漸皺起眉頭：『我回去弄點錢來。』

『你回家弄什麼錢？』她惑疑了。

『下半年這學校我不願意幹了，我想回家……』他有所礙難地感着一種不可避免的悲傷：『我想回家將田產變動變動，把我母親也接到這兒來……一塊兒快活快活……』

一種不可思議的疑懼突然在秀子心中蠕動了。

『家產我總想着是一種牽制人到墮落的去東西。』他繼續着說：『所以我想着不如將牠變賣了好……我計算將牠變賣了，至少可以弄得一萬四五千塊錢……把這一萬四五千塊存在銀行裏，每月可以有七八十元的利息，這也可以維持我們大家的生活……並且這樣還活便的多……你以為怎樣？』

她釋然地答說：『這個辦法也很好，不過你要不作事情，這未免以後有些窄狹了……』

『不，』頗覺滿意地又說：『我們不必要什麼富裕的生活……生活窄狹一點我覺着還好一點……』

…』

『你以後不願意作事了?』另一種恐懼在她沉寂的面龐上浮起。

『有相當的事情還是作……』他又展開地安慰着她說。

『這樣我覺着也不錯……』她的緊張漸漸鬆弛下來，然而她又惑疑地問他說：『女師的事情你辭了嗎?』

『吁!』他覺着困窘的回答着：『你看……我怕是不能幹了吧?』

『爲什麼?』她問：

『校長說他下半年不穩當……』他答。

她即時沉於幻想的惑疑中了，彷彿欲解釋什麼。

『這個到沒有什麼』他繼續地殷勤的安慰她說：

『將來還是可以找着事幹……不過現在是難一點……』

她將她的一對充滿着猶疑的大眼睛注視着他，他感着她的窘塞了，於是他又說：『你用工還只管用

功，你的前途我已經計劃好了。』

『這樣，今年我先在這兒補習一年……升學明年再講……』她將她的幻想用眉頭抑制着說。

『這個也好……』他釋然地答着：『你補習我可以幫助你一切……』

他們的話漸漸撇開這個問題，慢慢兒轉到彼此安慰的話上。

他不久就離開女師回家去了。秀子又陷於一種不堪支持的寂寞中而決心要忍受着人們的冷視；自己只有用着幻想的甜適來安慰着孤另的自己，而期待他的計劃了。

焦灰在殷黑的大道上沉默着，碧水在廣泛的湖中啞寂着，路上的稀疎的行人彷彿都在追逐着什麼地，沉思着色赴地快走着。湖中的土嶼上，蘆葦已經無力的殷黃了，而且寂然地示着並無微風的騷動。就是一二有着游興的人們，泛舟於湖中，也絲毫沒有興奮的聲音。一切都在冷清清的顫叫着「冬快來了！」

秀子與振宇冷然地坐在一個污舊的小舟上，雖然舟中棹上虛放的茶壺與茶杯，還在嶄然地顯然鮮白的色彩。

他們望望天空的懶懶的游雲；他們看看水中怛然的水草，他們似乎還留戀着此刻的現實，無賴水手要強勉的將他們的現實變換着。然而他們的留意也並未變成遺憾，他們無語意的寂然着。

『事實是常常料想不到的！』

這立時叫起她的注意，向他候解釋的凝視着。

『真沒有想到我們現在還在這兒游湖……』他有所感慨地說。

她微微地臉上浮出笑意。

『暑假回家本來是想弄一萬五千元來開封，不想到我母親又死了……』他淡然的笑着，『她死的也算真巧……』

她臉上的笑容，默默地消去。

『不然我也不能將她的喪事辦的那樣豐足……』他悽然地凝想着，『可是也好，免得她耽她兒子的

心……』

她身形上漸漸顯出索然的悽感，從眼中她送出安慰他的貼然誠摯的同情。

『一個人沒有人就自己的心，我覺也是痛快的……雖然生活窄狹一點，……』他臉上又漸漸泛出悽然的笑容。

她忽然聯想到一件往事說：『前天李先生說給你找的事呢？』

他從鼻中吐出非難的笑聲：『哼！……今年暑假奉天有現成的事，請他給我寫一個介紹信他都不寫，還有希望他給我找事？……他不過應應景罷了，那能當作有指望的事實……只要他不破壞我的事，我就感謝他了。』

她鎮靜的悲哀着。

『反正我們還有這七八千塊錢在銀行裏存着，一兩年的生活總是沒有問題的。』

她感自得地臉上浮出笑容說：『總得找點事才好，不然，兩年以後呢？』

『兩年以內還能找不着一點事情嗎?』他不相信地笑着自問說。

她忽然又有所感觸地問他說：『前幾天你說你心口子疼，現在好了沒有?』

『這沒有什麼大問題，疼還是不時的隱隱地覺着疼，我想總不致於死了吧?』他的眼睛又移向爽潤的湖中。

『趙先生不是勸你吃魚肝油嗎?你這幾天怎麼不買着吃?』她同情地細問着。

『我這生命那能有他們那樣寶貴，動不動就覺着了不得起來。』他懶珊地說：『有兩塊錢我還想買點書讀讀呢?』

『你以後也不要過於用功了，你的病怕不是由於用功得來的。』她愛撫的勸告他。

『不要緊，不要緊，』他即刻寬解她說：『這麼大的一個身軀，又會活動，又會說話，那能即時死去。』

『病總是可怕的!你還是明天去買點魚肝油喫喫。』她漸漸坦然地向船下看着爲水所擺動的水草。

他們一切的感觸彷彿都被自然界吸去，言語連他們自己也不知在何時終止的，但他們也沒有再想說話的示意。

一切都在寂默中，船漸漸攏了岸。他在不言語中將船費給了，在前面啞靜地引着她，步着死灰鋪滿的道路，向他們的充滿着寂寞的家中走着，沒有說話，也並沒有想說話的示意，彷彿總在漠視着身後的一地而留心着前邊的一步。

他們現在是已經結婚了，人們都是這樣說，他們也是這樣知道。至於他們是什麼時候結的婚，他們結婚的儀式是怎樣行的，他們的證人是誰，却是人們所不知道的，的確也是他們自己所不知道的。因為他們覺着結婚只是結婚，不必有什麼紀念，不必有什麼儀式，也不必有什麼證人。所以有人問他：『喂，你什麼時候和那位結婚的？』他常常是從苦中找出幾句話來敷衍他們說：『我不知道，因為我們兩個正式同居的那一天，我沒有特別的從我的習慣於懶中記日記……』

不過想起來是已經很久了。至於儀式，證人大概也都因為我懶，她也沒有要求，所以通統都廢除了。』

這的確是一件滑稽事實，人們在心裏常常這樣卑鄙他們的笑着；而他却絲毫感覺不到人們的笑的惡意。所以他們當他在面故意談些社會上的「苟合」的趣劇時，而示意地看着他笑時，他常是在心中暗暗的惋惜着，並不覺他們的笑的可笑的啞默着。雖然他有時也覺着人們在諷刺他，但他總覺着他們的「正式同居」不是那麼回事而置之不理。大約是因為他不理的緣故吧？人們常以為他是不懂而來質問他。等他回答的話說出時，大家却歪嘴大笑着稱讚他說：『這真是道德家的批評！』他不知道這是在恥笑他嗎？然而他却不以爲這就是自己的侮辱；因為他常常覺着人們只是人們而已，與他自己沒有什麼關係的看着大家的笑。

因此，他漸漸地成了大家的笑柄了；他的「正式同居」也成了大家的開笑話了。所以當他再去找朋友與他謀事時，他常常是碰着「你去正式同居去吧」的發

字的笑着的推託詞。這種取笑真是與他許多憤恨，但爲他秀子說的「兩年以後呢？」的問題，他也只有委曲求全的讓他們開開心。因爲他想着：他們爲着可以拿我取樂也不願意讓我離開他們。可是事實竟不如此，他們的取樂只取樂而已，爲他謀事的消息簡直是渺如黃鶴似的毫無影踪。他看着某校中缺少一個國文或歷史教員，他總以爲他有希望候補了，而再過兩天是看着一個與大家平素毫無關係的人走上講台去。他忌妒地恨着，然而他也沒有法子使他自己走上講台去，雖然他很自信他的學問並不比開封城中任何教員低。可是他也不敢公然和他們絕交，因爲他還希望着下次再有缺時他可以遞補。

一年的光陰他在這種嘲弄的忍受中過去，秀子因爲不忍將這一點維持他們生命的有限的款子拿去升學，所以又期待着來年；而他的謀事，現在不惟毫無頭緒，而且他簡直有些不敢向人面提起了。他們的生命的路當然也愈走愈窄了，愈覺着自己渺小，愈難以維持了。

他現在的確是有些病的象徵了，他的心口子痛不惟比從前加厲，並且有些乾咳與每日下午覺着不舒服的麻冷，微燒。這在他自己是很清楚的知道是肺癆的初步，然而他爲着怕秀子悲傷，所以總是自己忍受着不說，也不去就醫。可是等到他消瘦的形象現在秀子眼中時，他却更爲不安的終日焦灼着，因爲他知道現在已是瞞不過她了。

『你今日去醫院檢查檢查吧！』這是秀子一日突然向他下的命令。

『好，我去檢查檢查，不過醫院都貴的很！』他礙難地說

『現在還能講貴賤麼？』秀子決然地說：『你好了我們去討飯也是痛快的。』

他呆然地看着秀子，他的感激把他的言語塞住，淚終於被他滿身顫動的血流擠出了。

『秀子，我怕我就是去檢查也沒有什麼益處……
……』他想着他的病而悽然感着絕望的說。

秀子啞然地笑了，但她的笑又立刻從她臉上消去而呈出一種勉強支持的悲容：『你去檢查檢查，該要幾塊錢呢？去，去吧！我去給你叫車子。』

秀子決然的立刻出去了。他在空寂中想着秀子，想着自己，他不是怕秀子馬上回來發現他時，他真要倒在床上慟哭的懺悔了。他腦中現在充滿了翻騰的思索，他身上充滿了恐怖的戰慄。他凝望着門外，他極力抑壓着自己的凝望着門外，他真不知自己將怎麼好了。

他想着醫生的話，有些恐懼的戰慄了，彷彿他的生命在不久的限期中即要失去，如他在不久的過去中所失去的人的地位一樣。他在恐懼中想着馬上要斷去的一切，馬上要割捨的一切，他的無助的心在無助的悲哀中慟叫了，彷彿感着暴力的撕裂。他從死冷的椅上站起，然而他又在不堪支持的酸軟中坐下。他看看門外的空寂，他想着去買魚肝油秀子，他不由自主的被留戀一切的熱潮衝動了；他的淚從他的眼眶中

流到臉上，他的怕秀子立刻歸來的思慮又使他擦去。他的心又更細密的轉到一切的往事上，他的不時欲抓住什麼而嚙吞的憤恨，使他的周身的血管都感着欲迸裂地膨脹着顫動了，他氣惱着牆壁的無情，他憤恨着門窗的作癡，他的眼球在緊張的眼眶中轉動，一切他的視神經所告訴他的，他都感着立時要去毀滅他們的衝動。然而當他憤恨的站起身時，他又發現一切都是關連着他的秀子的生命的。他的仇視立時又使他覺着疲乏，需要着坐下；雖然他的思索還刻刻在激動他。

很久的時間他都在這種迅變的激動的苦熬中過去。寂寞的忍受使他感覺着需要秀子的歸來了，他替秀子計算路程，他又在路程上替秀子計算着速率，從他的思索走過的路程上，他彷彿覺着秀子也在故意拖延的玩弄他了，因為他的思索是已經從家中一步一步的走到藥房，又從藥房中一步一步的走回家了。

他在一種痛心的忍受中，看着秀子匆匆的走進屋中。他沒有了言語，他沒有了憤恨，同時他的一切的

思索都被她的身形爲之消沒；他現在只有一種單純的感激，使他覺着渴切的流涕了！

『這魚肝油你看好不好？』秀子將溫存的身軀輕輕地倚傍着他說。

他看看秀子手中的魚肝油，他看看秀子的手，他想起了醫生的言語和態度，他的絕望的眼淚不由的從他眼眶中溢出了。他顫動着說：

『我怕是難有希望……！』

秀子微笑了，她在微笑中用手替她擦乾了眼淚，寬解着他說：

『看你着急的是什麼，誰能沒有病呢？』

他沮喪地寂然着，繁亂的思索漸漸又在他腦中浮起；他試不出秀子的溫存了，他味不出秀子的體貼，雖然秀子還在用手替他理着亂髮，溫着眼淚。

一切都在寂默中，秀子突然向他說：

『今天的日光很好，你曬曬太陽麼？』

經他默認的許可，秀子將他扶起，將躺椅替他搬到院中，他躺在椅上；秀子因爲還要去理些其他的事

務，他便自己在寂寞的陽光下的焦急中回想着一切了。實在地他現在覺着一切都是可憤恨的，雖然他還在受着陽光的熱炙。

他的病勢似乎一里沉重一里，他的身體也追隨着他的病勢一天疲弱似一天；幾乎連一種細微的動作，也使他只忍受的疲乏着。他現在似乎只有空虛的幻想了。

他在這種不安的絕望中，他常常想着人類，想着他的朋友，而為各階級的人類與他的朋友繪畫出許多使他憤恨的事實，而在狂暴的激動中詛咒着一切。他有時也為毀滅一切的假造而在不能動彈的躺椅上猛力伸出他欲打碎什麼的拳頭，但他立時又感着無力的將拳頭用力的放下。他將惱怒積中在穩坐在人頭上的汽車上的階級上的人們的驕傲的形態上；他將惱怒積中在他朋友們虛偽安適的臉上。他的牙齒在在他口腔中顫動了，如嚼着他切恨的骨頭一樣，牙齒的鏗動聲擊入他的耳中時，他恨不能將他的一架

體體拋入人類的心中，去擊出他們死中的生命的誕生和結果一切的他現在所有，只不過使他感着過度的疲乏而自己恐怖的戰慄着

這實在使秀子感覺着瘋狂的恐懼，馬上要來用極度的溫存，將身體整個的傾偎在他的身上，來撲滅他的思索。然而這也不過使他更爲絕望的丟開一切，用感激的眼淚去親吻她的心靈。

到了他連細微的動作也不能忍受支持的時候，他常常看着秀子而作對人類的極度地懺悔；因爲他感覺着他是已經由他自己的命運將人類的母親拉到一種永無復升的可能的地獄中去了。他看着一種更爲黑暗的世界已經展在她的馬上的前途；就是他的體體有着她引路的微光，也不能使黑暗不吞吃她，雖然她現在還在強勉地笑着

他是如何的追悔呵！他是如何的切恨他自己呵！然而他已是到連言語也不能忍受的境地了。最後他連憤恨也不能支持的時候，他便在極度地一切的聲戀中，眼看着秀子的一切而鏗然將生命割棄了。

他現在是一切都不自己感受了。然而這一切立時便壓在秀子身上。

四顧空虛，一切熄滅，秀子的現在只有苦熬的忍受。

秀子將他送出去埋葬了之後，一往索然，虫微的新土，立時使她丟開了恐懼，拋却了一切，將步環着那新塚；彷彿世界雖闊，已無她可首途的道路了。直到寒煙從遠村中吐出暮靄，歸鴉在空際悽訴出黃昏，她始知荒野不是她可永遠羈留的所地。假若那新塚中的骷髏還有回聲時，那便是她心中的悽寒地顫叫了。

她看看。新塚，她看看那新塚中的骷髏，一切的溫存與愉快使她瘋狂地迅速地掉轉她的忍受的頭顱與脚步，雖然她的靈魂已是被那新塚的骷髏吞沒了。

提到命運，她的血和肉都絲絲地在苦熬中顫動了。她還有生活嗎？她擁抱着什麼？她還有生命嗎？她倚着什麼？

慶祝的面容在她眼前只管現出着，獻媚的迷笑

的眼睛在她眼前只管現出着，雖然她知道這都是代表一切殘忍的符號，而且用着戰叫的嘶聲痛罵着，然而一切也只管是如此呵！

二十年後的一個此日——振宇被她送入新塚的日期，她悽然地兀坐在一個蕭索而死寂的大道上，看着遠村的炊烟，看着天邊的衰草，更從那炊烟與衰草的朦朧中她看見一切的舊塚埋新塚，她忘了她現下的一切交迫的飢寒，她的淚珠將她送入一種新的幻想中。

她想着：她在家中時的母親的愛撫，學校中同學師友的尊崇與自己看輕一切的驕傲；不知已經腐化在何處的振宇的熱掣，及她與振宇同居後她們從人們頭上落到人們腳下的生活；振宇病後的蕭索，及她將他送入新塚後的人們的慶祝的面容與獻媚的笑眼以及她將他遺留的款子用盡後而被迫去作的傭雇的生活，與乞丐的卑憫，她便想着命運所給與她的一切。她將懷中所藏的振宇初次贈與她的背面嵌着小

像的面鏡拿出，看看振宇的少年遺容，又看看自己已經衰老的面像，她拂了拂面上的灰塵，掠了掠鬢邊的白髮，她自己悽然的微笑了，彷彿覺得：假若振宇要是現在還活着時，這樣的老嫗恐怕是不能爲他那樣地鍾愛了！襤褸而且醜惡的乞食的老嫗。

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生命的條痕

她現在是已經病到連希望也快要消滅的時候；這在她當然常常覺着她家中的一切都將因為她的病或死而蕭條而零落了。而其實蕭條零落只不過她終日睡在的一間沉悶的小房間裏邊的一切，小房間以外當然還是充滿着人間的富麗紛繁。因此她常常幻想着她的家是已經如何的不堪回首，就是一個小椅的位置，也使她要想着落淚；因為她的幻想的眼睛看見一切——重大的到細微的——都因為她的病而堆滿了塵土，並且懶懶地躺在刺目的不相稱的地方。她

如是呵渴望着她的病趕快離開她的身軀呵！她相信她的老爺所以不常到她床前來叨緒溫語的緣因，是因為她的病；她的切身的丫環不向她表示尊敬的緣因也是因為她的病。她的病，的確的拖延的時日也太長了，騰騰而且昏沉的。她恨着她的病，彷彿恨着已經被人發現了的自己的醜惡似的，痛切而無奈

她看看這透入昏暗光線的為灰塵蒙滿的窗櫺，她看看窗前死寂地擺着的灰暗地棹椅，這都是曾經精緻玲瓏地助着她和她老爺的歡興的器具呵！她看看她床前狼籍着的矮腳小棹椅，上面鬱積着的——乾和濕的——水痕，這都是她曾經親熱地偎着她老爺的身體而並看着什麼情詩春畫以及同她老爺喝香粥，蜜湯的器具呵！她看看靠牆為灰塵固封的的層疊箱籠，更從箱籠看入而發現她的在從前她正高興時所佩帶的精美的服飾與華彩的衣裳，這都是她曾經用以將自己裝成一朵錦花的物品呵！現在呢？都如泥淤的死屍一般，與她彷彿是將要斷絕關係了。尤其使她沮喪的，當然是她現在終日所停放身體的床幃了，從

這上面，她發現了她從前所享受的人類的快樂的靈魂。她在那靈魂的顫動中所看見的一切新鮮的、豔麗的色彩的飛舞，她是曾經在那飛舞中而享受着人類的最高的生命呵！然而現在呢？除了使她痛切地疾惡的含着充滿地病菌的惡臭外，她什麼也看不見，感不着了。現在的一切都使她發嘔，而她也只有忍受着這發嘔呵！

她老爺的因滿足而玩笑的臉她已多時不見了。助她和她老爺的歡興的精緻玲瓏的光輝，她是久已不會夢見了。她偎她老爺的身體而讀的情詩，而看着春畫，而喝的香粥與蜜湯，現在也只有隱約地在她絞痛的心中，不時蠕動些渴切的津涎。更有她從前所藉以助她享受人類最高的幸福的服飾，衣裳，床幃，現在也只有在她幻想中現出她們不堪挽救的沉死的悲哀。

她是如可的激動呵！當她從現實的一切而回溯起她往日的時候：

當她在過學校的生活的時候，她是怎樣受着一

般同學與師友的尊敬？怎樣受着社會的推崇？歷歷在她目前繪出了她有震撼人心如黃鸝百囀的歌喉，她有顫動春心如飛蝶鬪花的身體，她有悚動人的靈魂如孤鴻零叫的言語，她有使人驚絕如美術之感人的文字。她的同學常常向她睜開她們仰慕地充滿着神祕的大眼睛，她的師友常常向她現出與賞高深的自得的身能。她是如何的激動呵！她的血在血管中向她呼出欲迸出的狂叫。

尤其是使她激動地飛越的，當然是在那一次的歌舞會了。

因為自己想自己是藝術的化身，是春晴的給與者，自然是常常渴慕着使自己在人們的期待的頭上的雲中，將所有盡獻與人類，就在這一個時期，她忽然得着一個請籤。當她未打開信封之前，她的心歡喜將她的全身戰慄了，因為她從那恭敬的信皮上，已得着使她能震蕩在全宇宙上面的歡樂的預言。她在顫動中將信封打開，她迷離地看見：

『素冰女士：

本會爲着賑濟今年因荒欠而流爲餓餒的貧民，所以籌備開一個學生界遊藝大會。同人素仰女士的大名與技術，所以特請女士屆時担任歌唱，舞蹈二項，想女士爲着同情於一般貧民，沒有什麼不願意吧？是以敢請女士早日將所奏演的名目示下，以備登報聲明。

此致

學安！

P城學生總會敬啓。」

她看一遍，她再念一篇，從裏個個字上，她看出她美麗的天國的閃灼。她閉上了眼睛，彷彿爲着怕一切塵霧的紛擾，然而「素仰女士的大名」又在她幻想的眼前閃出了；她的歡愉又使她將眼睛睜開。她的臉龐顫動着顫動着將她送入另一個笑容的境地。她彷彿酩酊於醇酒，步入薔薇飄動的世界，她鼻中嗅着一種清郁的幽香，她耳中聽着一種幽裊的歌聲，她身體接觸着一觸春心的蕩漾，同時她的感官都在此中消失了。她傾倒在床上，她心中微動着一種清和地自得的

「所以特請……」她忽然從床上跳起，她腦海中咀嚼着那「所以」，他喉中不由地流出她得意的歌聲，她身體不由她隨着那歌聲的和諧的抑揚而輕微地舞動了，她歌着，她舞着，她的靈魂自由地在她心中顫動着，她的整個的身心，蕩動在自我皆無的世界了。

但是她忽然又想起「……早日將所演奏的名目下下，……以備登報聲明。她的舞動中的歌聲，她歌聲中舞蹈，漸漸靜下地使她凝想那「名目」，蝴蝶舞？飛花舞？霓裳舞？……」她猶疑了，因為個個舞中，她都覺有會心處，她都覺有使大眾的眼睛驚絕處？她不能捨棄蝴蝶舞，她不能捨棄飛花舞，她亦不能棄任何舞，她凝想着，她看見了大眾注精會神的眼睛，她看見了仙女在舞台上悠然的飄動，她也看見，她的自身在幻化那飄揚的仙女，她癡然地立着，她彷彿被春意的輕絲細縷將她的活動束縛住了，她沒有任情，她沒有忍受，她也沒有了自我，她彷彿要永久被時間將她徜徉下去，良久「名目」又忽然在她心中浮動了，因為她想起了報紙上的尊榮，她在棹上拿起寫答覆的筆，她漸

漸又覺着瑞花向她身上紛紛無聲地落下，又覺着春心自她向大衆心中散開。她的筆如一朵點染的鮮花。她幾不知怎樣把持着好了。然歌聲又在她心中和諧地奏起了。

最後的決定，使她在紙上寫了幾個她所最得意的舞蹈與歌曲的名目寄去，雖然臨寄時她還不日覺着有修改的衝突。

不久她便在衆目凝積的舞台演奏了。

她將她的眼睛飄向人衆傾心的眼光上，她發現了人衆欽羨她的靈魂；她將她的眼睛閃在啞寂的天花板上，她發現了自我的生命尊耀；她將她的眼睛睜在她的腳下，她發現了供奉她的詩意的霞雲，她飄然地自己舞動着，她悠然地自己歌唱着。但是當她停止的時候，她又發現了人衆欲滿足的心靈，然而她現在已是覺着酸軟了。雖然「重奏」的聲音與鼓掌的聲音還在激動她。

當她向大衆一再點頭道歉中，她自己是何等的覺着自我的尊榮呵！她是何等覺着自我的珍貴呵！

散會後，她是步着怎樣的贊美的聲音而向校中走着呵！這真是她此生所永忘不能遺亡的時候，也的確是她此生所感着人生最美滿的一剎那頃。

她回溯着，她咀嚼着那尊榮，她漸漸又切恨着那尊榮了。因為自從那剎那間帶來她的尊榮後，她便在人們的慾望的擠壓中生活了。她接着無數的求愛的心，她聽着無數的向她表示諂媚的言語，從那來信與言語中，她發現了人們內心的珍藏，而自己搖動着。

然而她的婚姻終於在此中定下了。於是她不久便做了人類的「太太」，因為她允許了一個大學教授。

她們接婚的時期，她現在還清晰地記得，她是被一種蠢動的人聲贊美着。同時她又在報紙上看見她的名字上面加上一個新的頭銜「女藝術家」。就在此時她又是何等受人類的尊榮呵！

然而現在呢？一切都如逝水一般的流到不知何處去了。她老爺的獻媚的笑臉，她丫環的靈敏，她使用的器具的玲瓏，她服飾的華彩。現在在她幻想中浮起時，彷彿她已度過兩世界似的，隔起一層夢的咀咒

了。

她看看蒙滿灰塵的窗櫺透入的昏沉光線，她看看一切器具上面的漬痕，她看看她床幃上的污舊，她更更看看停放在她眼前的一雙淹淹待現骨骼的瘦手過去的她生命的條痕，歷歷在她目前顯出，她彷彿覺得她自己已經變成一幅古塚中的骷髏。她的幻想使她恐懼了，她咀咒自己生命快些滅的言語在她脣邊顫動了。她看看器具的狼藉，她想着她生命的條痕的狼藉，她更凝想着將來她骨骼的狼藉，她不由地戰慄了。

瘋狂的恐怖在她心中顫起時，她聽見了房外的富麗紛繁的人聲，她聽見了她床幃淒微的寒抖，她更聽見了她心中淒冷的吱叫，她閉上了她的無力的眼睛，她彷彿在忍受中尋找幽禁的空隙，將自己的生命深深地埋葬起，以避會看見她生的尊榮的眼睛發掘出她死的賤污。

她彷彿算是死了。

一九二六，一，二十九日。

孤獨的拐子

自從他媽媽死了之後，他就深深地感着他身體上有一種無可奈何的缺陷：只一隻能用的細瘦的左手，還那樣使人想着一株垂着過重的谷穗的禾桿似的沒力，裝着一個破碗的舊提筐與一梗並不沉重的打狗棍現在成了他的過重的負擔了。這也是的確的，他所遇見的狗子很少有隔山趙五爺的狗子那樣的大方，彷彿總是在酣睡中，就讓他走入那軒然大門而叫着『把點吧，四爺，五奶奶』；那狗也只有舉起他還欲沉睡的頭，懶於顧視地向他翻兩翻眼睛，又覺無

須的將嘴插入腿中睡去。

這實在叫他沒有法子再將他的負擔減輕：當他想着那些倖倖然計較錙銖的狗子與一家或者能有多餘的冷飯的時候，因為他知道他的生命在他那鬆瘦的肚皮癢得貼牆的時候多。

這裝着破碗的舊提筐與打狗棍因而便常常使他疲乏地躺在草床上想他媽媽生時的安閑，至少他可以與那倖倖然計較錙銖的狗子們周旋，當他跟着她走進一個莊村的時候。而且有時他連那只裝着一個破碗的舊提筐也有他媽媽代為安然地提着。

而現在呢？這裝着破碗的舊提筐與打狗棍都要他自己的那僅有的一隻能用的左手兼勞了。這常常使他想得很憤恨：拐子的創傷偏偏在一隻靈敏而有力的右手上。

當他舉起那隻拙笨而細瘦的左手看時，他總是恨牠不能替代他的右手而「拐子」：提提筐覺着沒力，拿棍子又不能照顧他四周彷彿在暗中襲來的兇狗。可是當他低頭看見他的停放在胸前的右手時，他

又覺着這「拐子」的病不該在他身體上，無拘是趙五爺的兒子或是王九爺的小姐都可以，因為他是需要着用左手提着提筐右手拿棍與倜倜然的兇狗們周旋的。不比他們坐在家中的少爺，小姐，老爺，太太的手只需籠着的。

可是有時他也很高興他的「拐子」，因為有些奶奶們當給他冷飯時常常這樣說：『因為你是個拐子可憐，多把你一點。』這時他的殘疾却成了他的勝利品了，他快樂地低頭看着他的停放在胸前的右手，彷彿無限的光榮他都從那上面取得似的。

時間是帶與人們討厭的賜與的，拐子當然也不是例外，雖然他是一個乞兒，於是他常常聽見：『拐子，你怎麼又來了？昨天才把了你的。』的討厭他的聲音。雖然他的答復只有乞求的齷笑，而心中却隱然覺着難受了。

『還往那兒去呢？』當他走出一個村子的時候，常常這樣猶疑地想。「趙五爺家？不去，昨天把過的。王七奶奶家？不去，昨天把過的。……」他不知往那兒去

的好了。因為他覺着他所想去的地方，都已經有「拐子，你怎麼又來了？昨天把了你的。」的使他畏葸的言語在預候着他得。

最後他想着他應該有的說詞：「老爺，要飯的要窮，老鼠盜不窮！越要越發，越盜越發……」，雖然「你怎麼又來了？」的問話還在他耳中響着。

於是他便毅然前進了。

等到他的說詞的力量也消滅了的時候，他也覺着討厭了。可是他還有什麼法子使他瀟得貼後牆的肚子像有個手在裏邊攪着似的難過消滅呢？實在的，他媽媽所遺留與他的天地也只有這麼寬，他實不知那遠望黑林聳聳中更有其他的人家。

他索然從他困睡的廟廈中爬起，肚中又穀輾轉地響起一陣空虛的聲音。他看看天色，太陽斜掛在西邊的天宇上，已是人們吃罷午飯多時的時候了。象牙似的冷飯的米粒顆顆都生動在他眼前跳起引誘的身形，渴切的甜掖在他嘴中濕潤了。他嚼了嚼嘴中的津液，所能吞下的，除了由舌下吸起的一些淡黏的唾

液外，幻想的米粒仍然在使他覺着腹內空虛。

他取了提筐與棍子，計算着向他昨天未曾去的村中進行。

『拐子，你怎麼又來了呢？再來我就不打發你了。』這當然就是劈頭碰着的最後決絕的通告。

『積福積福，兒孫滿屋！』他忍受着笑了，因為這還有『再來才不打發的打發』的希望。

『要飯的是百家狗，我這一家能養活了你麼？』他從他碗中接過那又少又白的冷飯，忍受地笑聽着：『也往遠處走走耶？近沿搭那能天天打發你的？』

他夾起棍在碗中啃着飯米走去，彷彿並沒有聽見的樣子。

然而他漸漸想起，『要飯的是百家狗……』他自己有些羞慚了，趙五爺門前如的胖紳士之穩坐太平椅上的大狗忽然在他眼中浮出。他覺得他能變成一隻狗時，就是王七奶奶的並不軒然的小門前臥着，也比他不知要強多少倍，至少每天的三頓飯是不用打飢荒了。他兒時聽他媽媽的人皮是閻王爺賜與的故

事在他記憶中浮起，他恨起閻王爺來了。他恨着閻王爺故意擺弄他，既把人皮給他又不叫送子娘娘將他送到趙五太的胎中，而將他故意送到媽媽胎中。送到他媽媽中也罷，又把一件壞了右手的人皮給他；使他連在趙五爺家當一個掌鞭的伙計也不能，並且要飯連拿棍的手也沒有。他覺着閻王爺故意的殘忍了。假若他能知道閻王爺在那廟中住着時。他必要去用他的一隻左手將他打倒，以免來生再有這個壞人皮的恐怖。

他想着，他恨着，他走着。眼前的路黃橙橙地在他遙望中蜿蜒地長伸着。『你也往遠處走走……』的話聲漸漸在他腦中記起了。

『遠處也和這裡一樣？』他孤疑地自問着說。

他將趙五爺的胖大而偉壯的身軀漸漸換上些他想像不到的面孔，他隱約地在遠處的王九爺的莊上看見了；一樣他看見王七奶奶的身軀上長着個王九爺的面孔，趙五爺的面孔長在一個可不想像的女人，男人的身上。他似乎覺着一切希望都在他簡單的幻

想的怪現象上浮出。他不自覺的走着，他忘了回家的路，他忘了他回家的時候，他也忘了他飢餓中的疲乏。眼前他看見了那騰騰地冒着熱氣底下的玲瓏的米飯，前年趙五爺兒子結親時他所得的油珠散飄在水面上的熱湯。他腹中嚮着的穀轆轆的亂鳴，他無心細聽，而咀嚼餓的滋味了。他匆匆地前走着。

當他在吃飽了飯的餓狗羣中掙扎時，一個瘦弱的老媽媽手持着半截麻雀蛋壳樣大的酒杯，平平地裝着一杯雜豆走出向他說：

『你這個要飯的再不要來呵！這灣的狗子厲害。咬了你我可不管！』

她將雜豆倒在他提筐中自去了。他看看狗子噬着牠們生狠的牙，欲衝進地站在他面前時，他覺着他的停留的不可能，而且那老媽已經毫無顧念地在門前失去。他急將棍頭掉在身後，如牛尾巴似的擺着走去直到那羣狗的驅逐聲完全在他耳中消失了的時候，始敢回頭望望他的希望已經消失了的這個莊村。

喘罷一口氣，疲乏漸漸在他身上壓下。他坐在地上，看看他簞中的雜豆，已經都從簞底的破隙中露得一粒不存了。

他失望地看看遠近的山林，已經霧騰騰地寫出黃昏的景色。他覺出回家的必需了，然而他的身體却好似壓上了一塊沉重的石板似的，連微動也覺着一種無力的酸軟襲來。他現在已是無力赴那黑氣沉沉的遠路了。

他躺在地上，他焦灼着他遙遠的家，飢餓他已是忘掉了。他漸漸從現時的苦惱中離去，而沉入一種安然地吃着熱氣騰騰下面的銀牙似的米飯，滿佈着油珠底下的熱湯的甜夢。

當他從夢中被夜鷹直硬的「孤……哇……」的聲音醒時，他始知他是在深山中的道旁睡去了。

朔月從林梢送到她的冷悽的幽輝時，空山的幽透的黑寂深深地將寒冷壓下他的身軀。他現在知道餓了，冷清的飢餓在他腹中激起了一種苦寒的微痛。他戰慄着將身體縮成一團；他嘴腔中牙齒激碰的聲

音，使他聽出他生命的不堪挽救的恐怖的消息。他睜開眼睛看看。山林幽邃的黑暗處，他看見了許多猙獰的鬼怪的牙齒，比那村中的惡狗的牙齒，更為鋒利，更為冷慘地^也向他噬來。他急閉上了眼睛，彷彿預備他在不知中被他們嚼吞，然而他又聽見了一種兇怒的叫喊；在颯颯的松林中湧至。從這聲音上，他又看見無數的兇狠的野獸，伸爪翻眼地向他奔來。他試着他身體上的肉被牠們的銳爪利牙從他遮體衣服的破處斷碎，他試着他的血液如泉湧一般流出，他看見他所睡的片土都被殷紅的血液污黑了；他試着冷了血濕漸漸向他連微溫也沒有了的身體浸延着。然而再睜眼看看他死的究竟，他是沒有勇氣了。他的生命是已經被那憤怒的眼光的暴力壓碎，他怕再從這野獸的兇狼的眼光中發現他自己的蹂躪的靈魂了。他閉上眼睛，他緊緊地閉上眼睛；他抱着身軀，他緊緊抱着身軀；直到戰慄在他身體上激出濕涼的冷汗時，而白日的^{光線}始漸漸從他的眼皮上透入，天已是亮了的知覺。

他睜眼看着他的四周，看着山林的幽秘，飢餓漸

漸替代了他的恐怖，一切都消失在他的眼前了，顛簸
巍的米飯的顆粒，又在他的不即不離嘴前顯出牠引
誘的魔力。

他在地上提起他維持生命的提筐與棍，強勉支
持着骨節的疼痛，依舊向他來時的路上走去，彷彿他
覺着那遠處，更遠處都是他生命不能妥協地苟延殘
喘的地方雖然他現在已經證明「遠處」一樣是有火與
狗的。

他現在沒有粒食進口已經五日了。他不知道他
爲什麼不能再走出這只有亂草一堆的廟廈，他也不
知道他爲什麼不能再去趙五爺，王九爺，王九奶奶…
…等處去求乞。可是他現在已歷過苦餓而不知道餓
了，他腹中現在也沒有了穀轉轉的嚮，口中也沒有了
甜絲絲的津液，他現在只想長睡，雖然他的睡中已失
去了恐怖的與幸福的，使他醒後有所咀嚼的夢。他沒
有了冷，因爲他常常覺着身上灼熱；他也沒有了熱，因
爲他常常試看皮膚上皺縮地微冷。他現在也不需要

怎麼排泄，雖然他身上不時因為微動而遍體生出燥汗。他現在也不需要什麼動作，因為昏沉已經佔遍了他的整個的生命，每當他從夢中醒來的時候。他的頭無時不在昏暈中，他的身體無時不在昏暈中，彷彿沉入迷霧中一樣。

最後他連夢與醒的境界都模糊了，他常常睜開眼睛看看他的破舊的提筐與遍體鱗傷的棍子，他沒有什麼感傷，沒有什麼回憶，也沒有什麼懼怕。因為他的視神經已經在無形中停職了。可是他始終也沒有聽見什麼，因為他所僅能聽見的心頭獸跳聲，也已沒有可以使他聽見的消息而在無形中消聲匿聲了。

他便這樣永久睡去了，如蟄伏於求久冬季的冬眠虫類一樣；就是他的骷髏被時間浸蝕成煤爐似的殷黑地污黃石塊時。他也從不曾聽見有敲門者的聲音與狗子走過的鼻嗅聲在他這廟廈的近旁發現，

直到這廟廈被時間的風雨剝去牆基，整個倒塌下來時，他始聽見一些與他一樣的乞兒在壓著他身體的土堆中尋找些較為整塊的磚瓦去賣與趙五爺，

王九爺五代以後的子孫建築發富的新屋填牆縫之用，然而他此時已經深深地埋葬在安然的地下了，孤獨地。

金陵各級電補習

學校招收新生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書名 病
著者 尙
發行者 趙 南

印數——1000冊

00653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定價 大洋六角五分

外埠函購 郵費加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